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周 子 全 書

(上)

周 敦 頤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周子全書

周敦頤撰

國學書局影印

周子全書卷首

聖祖仁皇帝御纂性理精義

性理之學。至宋而明。自周程授受。粹然孔孟淵源。同時如張如邵。又相與倡和而發明之。從遊如呂如楊如謝如尹。又相與賡續而表章之。朱子生於其後。紹述周程。參取張邵。斟酌於其及門諸子之同異是非。然後孔孟之指。粲然明白。道術一歸於正焉。凡例

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乃有宋理學之宗祖。誠爲學庸語。孟以後僅見之書。竝悉載全文。附以朱子解說。使學者知道理之根源。學問之樞要。同上

朱子雖以陰陽分質之序。氣之序。然實陰陽合體。氣質同歸。何則。天一。陽也。加五爲六。卽地之陰也。地二。陰也。加五爲七。卽天之陽也。三與八。四與九亦然。其陰陽合體者如此。是故以氣言之。以冬春爲陽。夏秋爲陰。可也。以陽氣生於冬至。而盛於春。陰氣生於夏至。而盛於秋也。以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亦可也。以陽功發於春。而極於夏。陰功成於秋。而終於冬也。以質言之。以水木爲陽。火金爲陰。可也。水之滋潤。故能生木。陽之舒也。火之燥烈。故能成金。陰之斂也。以木火爲陽。金水爲陰。亦可也。木溫火熱。氣稟乎陽也。金涼水寒。氣稟乎陰也。又通而言之。則陽始於水。盛於木。極於火。而終於金。陰始於火。盛於金。極於水。而終於

木。此又時令與物理皆然而無氣質之異者也。讀者不可不知。太極圖說·陽變陰合節。

無極之真。真卽誠也。通書誠字實根於此。○又案圖末二圓象與上圓象不二。則知人之性卽天地之性。渾然合一而無加損也。然氣化形化似不必分。而周子必分爲二象者。則有深意焉。蓋人之體性受於父母。易知也。人之體性受於天地。則習焉不察者多矣。故自男女構精而迺夫天地絪縕之始。由父子似續而推於厥初生民之先。則知父母之爲父母。又知乾坤之爲大父母矣。爲父母之子。則身體髮膚受之者不敢毀傷。爲天地之子。則形色天性必如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也。此卽西銘之大指。然已具於周子圖象之中矣。無極之真節。

此節引易以證前文之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四時之氣是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則五形之質是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五性感動而必定之以中正仁義者是也。真精合凝。化生萬物者。人物之所以始而生之說也。衆人蚩蚩。草木同腐。而聖人者立人之極。至於與天地參。人物之所以終而死之說也。引此之意。所以明夫三才之道並立。而人必全受而全歸之。蓋亦西銘卒章之指也。故曰立天之道節。

繼之者善。是天道之流行賦與。所謂命也。成之者性。是人物之稟受成質。所謂性也。其理自易發之。故曰

性命之源。通書·大哉易也節。

此章與易繫傳言窮理盡性至命處相發明。彰者微者。如易所言幽明、死生、人鬼也。剛柔必要於中。如易

所謂知不過而仁不流也。二氣五行，萬物皆一者之所貫。如易所謂萬物之生，晝夜之道，統於易而妙於神也。二氣五行節。

上章言不息於誠，而後言慎動。由本體之操存，以察於思慮事爲也。此章言復其不善之動，而後言誠。由

思慮事爲之省察，以復其本體也。二意蓋互相發。不善之動節。

汨則亂，亂不決也。此二句皆是就泉說，以況人事。決水者，必俟其源清而後決之。若汨亂濁穢，則不決也。

山下出泉節。

通書言無欲則明，通公溥，而此書只言明通，亦側重靜虛一邊。主靜之意也。通書後錄。

聖祖仁皇帝欽定古文淵鑒

御批宋周惇頤太極圖說

拈一靜字，是周子教人爲學喫緊工夫。然須是仁義中正，始爲有本之學。否則淪於空寂矣。此可見先儒之言，毫無滲漏處。

御批宋程顥答橫渠張子厚論定性書

動亦定，靜亦定，顯微一致，是徹上徹下之功。欲離絕外物以求靜，此釋老之學，所以別於我儒也。明道此書，最爲明白的當。

御批宋程頤顏子所好何學論

濂溪周惇頤。擢南安時。程珣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使二子頤、頤往受學。惇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頤年十八。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

學。頤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又問學之道如何。頤因作此。

備舉學聖工夫語語自親歷中得來。故無一切影響之言。

御批宋魏了翁拙齋記

廣漢張行父。有感於周元公拙賦。以名齋。

物欲之知。德性之知。湛然圓通。使人胸無滯義。

世宗憲皇帝聖諭

雍正七年八月十五日。諭大學士九卿。朕於用人行政。是非賞罰。總視乎理之至公。而未嘗稍存成見。大學云。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夫心不正。則是非可否。皆不得其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周子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可見人之心。必靜虛動直。而後應事接物。可得其平。若一有所偏向。則靜不能虛。動不能直。又安望其明通公溥哉。夫有所者。不過流於一偏而已。足爲心之累。至於有我。則全是自私自利之心。繫繞固結於中。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則其心之不正更甚矣。古稱溺愛者不明。凡人溺愛他人。則於是非可否。已不能辨。而不免於惑。况溺愛己身。則但見其是。而不見其非。但見其可。而不見其否。沉迷謬。以至過咎日叢。愆尤日積。而全不知醒悟改悔。其爲害尙可言哉。又如人臣以忠言規諫其君。則望

君之虛懷採納。而人君以正言訓勉其臣。亦望臣之實心聽從。若君不用臣言。則加以拒諫之名。而臣奉君之訓。則聽之藐藐。清夜自思。能安於心乎。惟是君之不聽臣言。人人皆得而見之。而臣之不能洗心易慮。以從君之訓。則在隱微之間。人所難知。是在爲臣者之捫心省察而已。

皇上御製恭跋性理精義

夫欲致天下於熙皞。振風俗於隆古。煥禮樂於三代。興孝弟於十室者。必本之於崇王道。而王道之崇。則又在於尊儒學。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於路。戴記。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凡所以重教化之道。致天下於文明者也。我聖祖仁皇帝。崇儒重道。仁民育物。興學校。舉孝弟。勵風俗。崇禮讓。凡古昔聖王所以治天下之道。靡不畢舉。而又諄諄勉勉。默契夫堯舜之授受。孔孟之心傳。謂有宋諸儒。上繼絕學。下開來裔。實有功於世道人心。乃因性理大全之書。刪去冗雜。摘取精要。命儒臣斟酌損益。而親爲折衷之。乙夜披覽。歷久成書。勒序簡端。以詔後世。偉矣哉。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雖漢明帝之幸辟雍。唐太宗之講太學。不過取美於一時。又何能開示天下後世。爲儒學之宗主。接堯舜之心傳。實政鴻名。輝燦於振古哉。采羣儒之精華。而去永樂大全之汎。自明德以及新民。格物。以至平天下。先其本而後其末。探其源而考其實。周子太極圖。通書。明天地鬼神之奧。張子正蒙。西銘。發萬物一體之微。至於皇極經世。律呂新書。皆自成一家言。則總載之以成一卷。而集羣儒之

言分門別類。又各於其類。爲之辯世次先後。學問淺深。寧純勿雜。寧精勿濫。讀是書者。必先究心於論學之篇。立志以端其本。主敬以養其中。致知以窮理。力行以踐實。然後玩味乎治道。以明治民立政之方。沉潛乎全書。以見天地之所以顯。鬼神之所以幽。造化之所以運行而無窮。聖功王道之所以燦然而可循。確然而不易。夫如是。則我聖祖仁皇帝造物育材之心。化民成俗之意。欲天下後世之共臻於理學之盛者。不虛矣。

御製日知薈說

周茂叔有光風霽月氣象。蓋其廣大寬弘之量。得太極自然之理。又與二程、張、朱有不同者矣。故茂叔、生知者也。明道、幾於生知者也。伊川、橫渠、晦菴、學知者也。橫渠教人以知禮成性。伊川教人以主敬。其氣量固不若茂叔之廓然。然而同爲傳道之大儒。則又所謂及其成功一也。

天命之謂性。性之與理。本非有二。蓋天以於穆不已之理。化生萬物。而人得此理以爲生。卽具此理以爲性。故體之於人。卽可以識天命之不貳。而驗之於天。又可以察人生之無妄。無極太極。太極陰陽。此天之一理所流行也。性緣理而立。理從性而生。此人之本乎理以爲知覺也。不稟乎天。則性何自來。不應乎事。則理何由見。故理爲制事之宜。乃百聖不能易之至言也。夫豈別有所謂理。而可以妄加之於人哉。通乎此。則一貫之道也。性善之旨也。然非至誠之人。不能達其說。蓋誠爲應事之本。忠君孝親。必極其誠。極其

誠，然後能合其宜。合宜者，道心也。一有僞焉，則悖其宜。悖宜者，人心也。自舜發道心，人心之說，後世學者遂爲道心謂天理，人心爲人欲，而不知道心乃性理之端倪。程子所謂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卽如太極中，雖具陰陽，而不見陰陽也。至於分而爲陰陽，則固非太極矣。然則性理而但該之以道心可乎？若夫陰中具陽者，動根乎陰也。陽中具陰者，靜根乎陽也。陰陽包含於太極者，兩儀已立之後也。太極不雜於陰陽者，二氣未分之初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其不外是乎？至於畫中有夜，夜中有晝，男中有女，女中有男，水中有火，火中有水之論，雖其相生相伏之數也，要之其去太極亦已遠矣。方之於人，則如人心之不可爲道心也。未達於性理者，自作主張，別生枝葉，妄自以爲有道心，而不知其入於人心，爲已甚矣。善學者求其性之固有，循乎己之當爲，克己復禮，由思誠以入於至誠，服膺弗失，則一貫有期，卽性卽理。本源之學，於是乎得致用之道。於是乎通古聖人覺世牖民之至意，亦於是乎爲不虛矣。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盛德大業，均於此出。何可言無？然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又何可言有？乾至健而坤至順，易知簡能之本也。陽主生而陰主成，神伸鬼屈之理也。是惟有一動則有一靜，其動也不可謂之有，其靜也不可謂之無。但動之幾必始於靜，靜之幾必伏於動。由靜而忽動者，自無而之有也。由動而復靜者，自有而之無也。夫有無者，動靜之流也。動靜者，有無之機也。動靜尙不可名象，而欲以有無盡易之大，是亦不自量也已。然則易之道，無有無乎？謂易爲有有無不可，謂易爲無有無不可，第不可以言有無。

蓋易耳。然則舍有無。又何以言易。傳曰。易本隱以之顯。言本天道而達於人事也。其道蓋不倚於有。不混於無。則不言有無可也。卽言有言無。亦無不可也。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中正而誠。則聖矣。中正而誠。思誠之學也。思而誠。與誠者無異矣。及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此之謂也。中庸言學曰。其次致曲。困知勉行者。必加人一己百之功焉。是以聖人之道。有一致而無二途。有漸進而無躐等。不可怠也。不可躁也。終吾身而已矣。

周子通書曰。廓之配天地。天地亦吾廓中之天地也。使其不廓。則天地不見。其爲天地安所爲配。配之云者。天地配我而已矣。蓋仁義中正。性之理也。聖人之則爲道。然是理也。豈以聖人之而增。凡人失之而減乎。夫有增減。則有絕續。欲以配不貳不息之天地。不能也。然天地不遷而遷者也。聖人之道。遷而不遷者也。不遷而遷。極乎氣運。遷而不遷。統乎理極。氣會理而理統氣。故天地亦吾廓中之天地而已矣。學者希聖而希天。其所以用力之道。必省察以謹其幾。必涵養以完其性。幾不可不謹。否則縱。性不可不完。否則狹。縱而狹。有一不可言學也。故主一無適。而本立矣。格物窮理。而知致矣。返己體察。而實踐矣。夫然後優而游之。饜而飫之。鳶飛魚躍。無非自然之趣也。沂水春風。無非自若之天也。於以暢吾中而廣吾志。私欲潛消。渾然天理。殆與造物者游。而豈兀若槁木。自以爲有得者所可比擬哉。王守仁曰。求靜之心。卽動。蓋至人無心。以萬物爲心。以萬物爲心者。卽萬物之一動一靜。無非至人之心也。彼其逐逐於物。而

失其本心者。非物之動。其自心動也。以是爲可厭。而求靜以安心者。不知其動爲已甚也。且夫厭城郭之喧譁者。走而之鄉邑。爲可避矣。久之。而鄉邑猶有人在也。又走而之山林。爲可避矣。而山林之中。鴉鳴雀噪。不可避也。卽驅鴉雀而空其林。風生籟動。庸可避乎。周濂溪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程明道曰。動亦定。靜亦定。豈必却動以求靜哉。

君子之學。所以己物兼成者。亦曰明通公溥而已。明通本於靜虛。公溥本於動直。動於外而直。返之於內。則公溥。靜於內而虛。達之於外。則明通。合內外。徹上下。孰有外於誠之理乎。

易蒙之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育德。非童蒙之事也。而大人之欲開童蒙者。則在先開一己之蒙。果行育德。其方也。周子云。山下出泉。靜而清也。則仍以育德爲果行之本。

御製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論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陽以生之。陰以成之。生。仁也。成。義也。陽以時出。布施於上。以主歲功。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是以陽開陰闔。春溫秋肅。而萬物生生不息於乾覆坤載之中。此天地之大用也。聖人法天而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亦必仁義兼施。德禮相維。然後能致大順大化。以成參天地贊化育之功。故通書曰。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以見聖人與天道無二也。蓋古昔聖王。制治保邦。其養民也。爲之分田樹畜。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使之饑饉有備。祁寒有禦。網罟佃漁。以取山澤之利。衣服宮室。以安其

體。舟楫、服牛乘馬，以逸其身。仁以育之者至矣。又恐養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於是制庠序學校以教之。使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有不率教者，爲鄉遂寄棘之法以糾之。爲嘉石園土之罰以懲之。終不移，而後附於刑。其以義正之者又如此。於時之民，泯知識而順則者，遍於作息耕鑿之倫。被聲教而暨訖者，屆乎東西朔南之遠。是以黎民於變而教化大行。不然者，仁育而不義正，則民卽於悖淫。義正而不仁育，則民苦其嚴急。二者本相資以爲用也。後世人君施一二善政於民，曰：此仁育也。然其實惠於民何有焉。甚者以刑殘民，以罰困民，曰：此義正也。則民反受其毒，而生靈苦病矣。故仁育義正，君人者治世之大本。位天地，育萬物，皆由是以達之耳。

御製動亦定靜亦定論

天地之大德曰生。終萬物，始萬物，而萬物莫不生。長收藏之，各得其時。然其所以大生而廣生者，亦曰易簡而已矣。聖人體天以治其心，以修其道，以合體用，而貫顯微。然其所以聰明而時又者，亦曰定性而已矣。定性者，豈不思一事不慮一物，兀若槁木而已哉。動亦定，靜亦定，乃其所以爲定性也。善乎易之咸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貞者定也，定則吉而悔亡矣。憧憧往來者，不定也。不定則朋從爾思，朋從爾思，凶可知矣。程子亦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無心無情者，非無心無情也，無私心，無溺情也。惟無私心，故心普萬物無溺情。故情順萬事非動亦定，靜亦定。

之謂乎。君子之學，廓然而大公，靜之定也。物來而順應，動之定也。靜定，故主一無適，虛明洞徹，而內邪無自而生。動定，故順理而行，措施咸當，而用志不紛於外。內外兼修，本末俱備，入聖之功，豈外是哉。

自古兄弟俱爲名儒，德行顯於一時。流風被於百世，無如二程夫子者。蓋明道伊川，同受學於茂叔，淵源既正，探旨尋微，卓爲儒宗。上承孔孟之絕學，明道程子論

有宋氏興，五星聚奎，實主文治。鍾靈毓秀，而篤生周子，以接歷聖之心傳。深探本原，闡發微奧。二程子見而知之，子朱子聞而知之。一脈相傳，聖道燦然。門弟子相與講明，而衍繹之。其學遂益顯於天下。跋大學衍義

御製詩

堯舜傳心學，危微十六字。禹湯繼其傳，執中與禮義。文王躬膺暨，不已功常粹。唐虞三代初，大道中天麗。比屋皆可封，無煩別義利。詩亡春秋作，風薄俗亦僞。惟時王道衰，人人騁私智。天生我仲尼，金聲振涿洳。刪詩定禮樂，堯舜功不帶。一自泰山頽，彌天布妖慧。楊墨逞邪說，申韓建私議。鄒驪乃揚徽，奮然闢險詖。戰國逮嬴秦，道蝕斯文墜。祖龍輕狂兒，輒敢燔典志。劉季提三尺，儒風豈云熾。武帝始求賢，董子明正誼。三策醇乎醇，天人理咸備。昌黎稱聞道，猶未嚼其馘。自漢迄宋初，道昏人如醉。偉哉無極翁，粹然秉道氣。學不由師傳，理已臻極致。二程實見知，主敬標赤幟。朱子集其成，經天復行地。緬維千載心，授受本同契。絕續遞相衍，斯文統緒寄。午運數恰中，自協唐虞治。作君兼作師，吉士踵相繼。古風

乾隆五年十月奉 上諭朕命翰林科道諸臣每日進呈經史講義原欲探聖賢之精蘊爲致治寧人之本道統學術無所不該亦無往不貫而兩年來諸臣條舉經史各就所見爲說而未有將宋儒性理諸書切實敷陳與先儒相表裏者蓋近來留意詞章之學者尙不乏人而究心理學者蓋鮮卽諸臣亦有於講章中係以箴銘者古人鑑槃几杖有箴有銘其文也卽其道也今則以詞藻相尙不過爲應制之具是岐道與文而二之矣總因居恆肄業未曾於宋儒之書沉潛往復體之身心以求聖賢之道故其見於議論止於如此夫治統原於道統學不正則道不明有宋周程張朱諸子於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與夫用功節目之詳得孔孟之心傳而於理學公私義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則爲君子悖之則爲小人爲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於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謂入聖之階梯求道之塗轍也學者精察而力行之則蘊之爲德行學皆實學行之爲事業治皆實功此宋儒之書所以有功後學不可不講明而切究之也今之說經者間或援引漢唐箋疏之說夫典章制度漢唐諸儒有所傳述考據固不可廢而經術之精微必得宋儒參考而闡發之然後聖人之微言大義如揭日月而行也惟是講學之人有誠有僞誠者不可多得而僞者托於道德性命之說欺世盜名漸啓標榜門戶之害此朕所深知亦朕所深惡然不可以僞托者之獲罪於名教遂置理學於不事此何異於因噎而廢食乎蓋爲己爲人之分自孔子時早已明辨而切戒之學者正當持擇審處存誠去僞毋蹈驚名之陋習崇正學則可以得醇儒正人心厚

風俗。培養國家之元氣。所係甚重。非徒口耳之勤。近功小補之術也。朕願諸臣。研精宋儒之書。以上溯六經之闡奧。涵咏從容。俯游漸漬。知爲灼知。得爲實得。明體達用。以爲啓沃之資。治心修身。以端教化之本。將國家收端人正士之用。而先儒性命之旨。有功於世道人心者。顯著於國家天下。朕於諸臣。有厚望焉。

周子全書序

濂溪之上。書院新成。九江太守董公。既繕完其事而落之。復輯周子全書示余。將使學者知圖書精奧。性命元微。爲萬事萬物之所從出。而立誠爲本。孳孳不息。於是山下出泉。葆其靜而清之本真。而毫無汨亂。優游蒙養。以果以育。斯希賢之士。載道之文。不難鼓舞振興。蔚然輩出。全書中如手札家郵。罔不綜收。見賢者率爾操觚。必歸於正。其和順之氣。蒸蒸溢於楮墨。足以覘所養之純粹。婦孺奚僮。亦繾綣殷濃。千載下。提其辭氣夷愉。情懷冲煦。尤使人感發不能已已。洪惟聖祖仁皇帝。纂性理精義一書。謂周子太極圖說。通書。誠爲學庸語。孟以後僅見之書。悉載全文。附以朱子解說。使學者知道理之根原。學問之樞要。祖宗憲皇帝。秦運光昭。乾文瑞應。五星日月。璧合珠聯。視有宋之星聚於奎。徵理學先兆者。尤爲炳煥。而聖德神功。所以啓文明之盛。集聖學之成者。度越百王。無與倫比。我皇上抒聖明天縱之筆。跋大學衍義之文。謂周茂叔有光風霽月氣象。蓋其廣大寬弘之量。得太極自然之理。故茂叔生知者也。又伏讀御製詩。偉哉無極翁。粹然秉道氣。學不由師傳。理已臻極致。所以闡明先哲之菁華。發摭斯道之統緒。至精至確。茂叔加矣。恭敍帝綸。列爲卷首。蓋聖聖相承。治統道統。合而爲一也。至於羣儒之發揮緒論。咸著於編。吾知濂溪闢閩之實學。當並燦然輝耀於時。而周子爲倡道之宗。其書潔淨精微。直與易準。尤堪上續遺經。

比之天球、河圖、喬煌寶貴者也。學者服習於斯，蘊爲德行，發爲事業，仰承清化，日盛月新，近大賢之居休，其流風餘韻，倍加濯磨，而果不負吾儒守待之責也。予於茲有厚望焉。

乾隆二十一年歲在丙子九月朔旦撫江使者後學胡寶琮謹序。

周子全書

總閱

長白尹繼善元長

桂林陳弘謀榕門

歙縣胡寶瑑泰舒

長白阿思哈補堂

嘉興錢陳羣香樹

錢塘張映辰星指

長興張拜廢球渚

參訂

諸暨湯聘稼堂

長白和其衷敬菴

長白蘇崇阿元升

周子全書

周子全書

大都亢 保子佑

仁和沈廷芳椒園

吳門蔣 衡芝岡

江都黃爲兆墨莊

山陽周龍官蓼圃

錢塘桑調元弢甫

大興黃登穀穫邨

周子全書卷一

清 董 榕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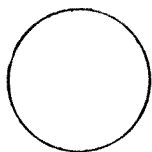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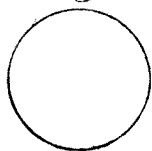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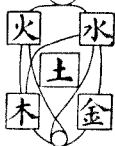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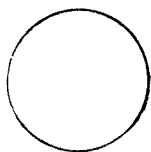
進呈本太極圖

朱子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敍。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敍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旣手以授二程。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闕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种放穆脩

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種稷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爾。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種稷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未嘗見此誌。而云云爾。

陰靜

坤道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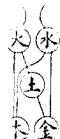
萬物化生

陽動

乾道成男

朱子曰。○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太極。理也。陰陽氣也。氣之能動靜者。理爲之宰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道不離器。不離陰陽而指其本體。器中之道。不離乎陰陽而爲言耳。道是道。器是器。已上三句。◎此

○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即第一層之太極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

○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

者陽之變也。☷者陰也合也。☱陰盛秋陰切。故居右。北方之地。☲陽盛春陽切。故居左。南方之地。☱陽禪。陽初故。故次火。東方之地。☷陰禪。陰初故。故次水。西方之地。☳冲氣。四冲之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

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極。陰陽共一中極。然五行之極。亦即陰陽之極。非五行有餘而陰陽不足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

無彼此也。精謂太極。粗謂陰陽。理本也。氣末也。然雖有精粗本末之殊。實無截然彼此之別。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形上之道。本無方所名狀之

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太極無乎不在。物物皆具。故待假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

合而無間也。理與氣質。渾融妙合。然後能化生萬物。○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得天地自然之氣。以生。曰氣化。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

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在人物既受天地之氣以生。則自相交感而生。曰形化。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

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得太極陰靜之氣。曰神。☱之發也。得

極陽動之氣。五性☱☲☳☴☵之德也。行太極五行之理。善惡男女之分也。陽善陰惡。萬事萬物之象也。人能化裁萬事。此天

下之動。所以紛紛交錯。氣質不齊。德性龐雜。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惟聖人者。又得

夫秀之精一。聖人乃天地間氣所生。最得二氣五行之秀。至精而不雜。至一而不二。此其所以特異乎衆人也。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衆人具動靜之理。

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順陰陽合。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衆人之性。氣質偏雜。所以動而

通萬事。無有窒礙。蓋中也。中即禮。仁也。木仁于時。春。火禮于時。夏。春夏乃造化發育流。所謂

也。順乎陽動。○之用所以行也。發散爲。正也。正即智。義也。金。寂也。乃造化擊斂收藏之候。義智亦人心節

制包涵之理。所謂○也。順乎陰靜。○之體所以立也。收斂爲。中正仁義。渾然全體。中仁雖屬動用。正義雖

乃寂之事也。聖人全體之事也。而靜者常爲主焉。衆人緣情欲而害性。故多失之動。聖人存。則人○於是乎立。循道之。而○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無非二五妙合而成。聖人全乎太極之體用。則宇宙之間。孰得而違哉。中庸言天地位。萬

物育。正是此道理。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此學知利行以下之事。氣質之用小。小人之放僻邪侈。所

以悖此而凶也。感物欲動而不知節。則人欲肆而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

也。無極而太極。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太極本無極。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理萬

不外一。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太極不出陰陽之外。

太極圖說章句上

無極而太極。

「集註」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解無極二字。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是解太極二字。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有無合一之謂道。

【集說】朱子曰：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旣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故下文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旣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無極而太極，正所謂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物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

亘古亘今，顛撲不破。蒼蒼者上天，理在載字上。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說有說無，或先成後，都無妨礙。○或問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饒氏魯曰：難言也。姑以名義推之。所謂太極者，蓋天理之尊號云爾。極者，至極之義。樞紐根柢之名，世之常言所謂樞極根極，是也。聖人以陰陽五行，闔闢不窮，而此理爲闔闢之主，如戶之有樞紐，男女萬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爲生生之本，如木之有根柢，至其在人，則萬善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定者，亦莫非此理爲之根柢，爲之樞紐焉。是故謂之極。太者，大無以加之稱，言其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然凡謂之極者，如南極、北極、屋極、商邑四方之極之類，皆有形狀之可見，方所之可指，而此極獨無形狀，無方所，故周子復加無極二字以明之，以其無樞紐根柢之形，而實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而初非有樞紐根柢之形也。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此雖名義之粗，然先儒嘗云：讀書之法，常先曉其文義，文義既通，然後可以求其意。學者苟知此義，而於日用之間，端莊靜一，以養之於未發之時，而驗之於已發之際，則是理之妙，或者亦可以默識矣。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註〕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通書首言誠以明太極之實理，故註引之。陰陽、氣也。其理卽所謂道，誠卽實理之謂。其動也，誠之通也。實理發，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

其靜也。誠之復也。實理內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

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極而靜四句。乃指陰陽之流行者而言。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

不移也。動而生陽四句。乃指陰陽之定位者而言。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自然之理。動靜者。所乘之機也。理搭于氣而行。太極形而上

之道也。理不可見。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氣有可循。已上四段。是分說理氣。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言就陰陽上看。則動靜不同時。

此句言流行之不同。陰陽不同位。此句言定位之不同。而太極無不在焉。可見道之顯微而無間也。自其微者而觀之。言就太極上看。則冲穆

無朕。無聲臭之可言。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可見道之體用一原也。已上二段。是合說理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

始之合。一陰一陽其始無端。故不見其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一動一靜。其卒無終。故不見其離。已上二段。只說循環不已之道。故程子曰。動靜

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引此以明道之無窮也。

【集說】朱子曰。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性猶太極也。

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

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纔動便屬陽。纔靜

便屬陰。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自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

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

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如鼻息。無時不噓。無時不吸。噓盡則生吸。吸盡則生噓。理自如此。陰陽

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定位底。天地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曰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曰交易。便是對峙底。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是則所謂太極者也。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事物。動靜陰陽。皆是形而下者。然動亦太極之動。靜亦太極之靜。但動靜非太極耳。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非真有二物相對也。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行。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以理言之。則天地之間。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而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也。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此處若不有繼善之道。便都息了。如何來年會生。蓋貞復生元。故能無窮如此。太極動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此動盪。所謂化育流行也。便是繼之者善。靜而生陰。陰主凝結。然後萬物各正性命。方是成之者性。陰陽本無始。但以陽動陰靜相對言。則陽爲先。陰爲後。陽爲始。陰爲終。猶一

歲以正月爲更端。其實姑始于此耳。歲首以前，非截然別爲一段，則是其循環錯綜，不可以先後始終言，亦可見矣。陰陽若論流行底，則只是一箇。對峙底，則兩箇。陰陽作一箇看，亦得；作兩箇看，亦得。問如何是所乘之機？曰：「理搭于氣而行。」問有此理，然後有此氣？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此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動靜者，所乘之機。識者謂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陰陽是氣，理無形而氣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無動靜？某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問形而上者，理也，如何不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程子謂攔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陰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卽事卽物，方可見此理，所以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曰格物，只是要人就實處究竟。天地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乾坤之形殼。乾坤天地之性情，事物雖大，是形而下者，理雖小，是形而上者。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說道有無底在前，說道無有有底在前，是循環物事。動之前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

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看來只是一箇實理。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于陽。成于陰。本于靜。流于動。人道也。然陽復本于陰。靜復根于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吳氏澄曰。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靜。則太極一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爲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之有流行。故只得動靜言也。又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機猶弩牙。弩弦乘此機。機動則弦發。機靜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故曰。動靜者所乘之機。謂其所乘之氣機。有動靜。而太極本然之妙。無動靜也。然弦與機却是兩物。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機字是借物爲喻。不可以辭害意。○陳氏淳曰。道非是外事物。有箇空虛底。其實道不離乎物。若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以至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如此。聖門之學。無一不實。老氏清虛厭事。佛氏屏棄人事。都是把道理做事物頂頭元妙底物看。把人事做下面粗底。便都要擺脫去了。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朱註】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承上文而言。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各具于地。

得陰靜以爲質。而氣行于天者也。得陽動以爲氣。以質而語其生之序。生、謂始生。非相生之生。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火、木、金、土。

陽也。火、地、二、金、四、陰也。此以天地奇耦而分陰陽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行、謂運行。即五行自相生之謂也。則曰木、火、土、金、水。此五氣順布而

木旺、火旺、夏、陽也。金旺、水旺、陰也。此以四時生旺而分陰陽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此以氣質清濁而言陰陽也。又錯而言之，

則動陽而靜陰也。此以動靜而言陰陽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體無定屬。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不外二氣。至其所

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不離一理。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陰陽五行、總包括於一太極之中。復分而爲二爲五。陰陽共

一太極。不爲虧欠。五行各其一極。非有間隔也。

【集說】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尙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相生，木、金則資於土。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於陰也。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橫渠言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惟夏季十八日，土氣爲最旺，以圖象考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小畫相牽聯，而火生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爲可見矣。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豈即其運用

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質。天地生物。五行獨先。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陰陽五行。七者衰合。便是生物底材料。問陽何言變。陰何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濁重。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五行之中。最輕清。金木又重于水火。土又重于金木。太極只是一箇理。迥邈分做兩箇氣。裏而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行。又散爲萬物。○黃氏榘曰。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溼氣。以其初動爲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爲陽所揜而不得達。故火陽勝。木則陽之溼氣。寢多以感於陰而舒。其質柔。其性煖。金則陰之燥氣。寢多以感於陽而縮。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爾。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開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葉氏采曰。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問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顯布。四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于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于流行之用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朱註】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承上文而言。故又卽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

極之妙。釋上三句。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釋下二句。蓋五行異質。始四時異氣。運行而皆

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定動靜異時。流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于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

言。無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性卽太極。自其爲天地萬物公共之理而言。謂之太極。自其在

下無性外之物。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此性字。帶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

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在氣質上看。雖有各偏一性。而實具此全體之理。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此性字。則專指理而言也。

【集說】朱子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無極

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問無極太極。本非二物。曰。

無極而太極。而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體。沖漠無朕。不可謂之有

矣。問先生答書言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

也。不同者氣也。金木水火土。雜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曾細推

來。纔生五行，便被氣質拘定，各爲一物，亦各有一性，而太極無不在也。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理同否？曰：同，而氣質異。曰：旣說氣質異，則理不相通。曰：固然。仁作義不得，義作仁不得。氣質之性，只是此理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氣質之性，從何處得來？天下無性外之物，有此物，卽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問各一其性，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此但可見其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却如何見得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也？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卽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非別爲一性也。○張氏栻曰：性之本，一而已矣，而其流行發見，則人物所稟，有萬不同焉。蓋何莫而不由於太極，亦何卓而不具於太極，是其本之一也。然有太極，則有二氣五行，網緼交感，其變不齊，故其發見于人物者，未嘗不各具于氣稟之內，故原其性之本一，而察其流行之各異，而本之一者，初未嘗不究也，而後可與論性矣。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善論性而不及氣，則昧夫人物之分，而太極之用不行矣。論氣而不及性，則迷夫大本之一，而太極之體不立矣。○陳氏淳曰：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于吾心是理之中也哉？理之所，在太極于無際而無不通，細入于無倫而無不貫，前後乎萬古而無不徹。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朱註】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通承上文而言。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

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

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人物始生，未言種類，不得受天地之醇氣，而自然化生者也。男女猶曰牝牡雌雄之類，蓋通人物而言之也。

氣聚成形，既已氣化而成形成矣。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變化無窮矣。人物既有種類之後，則自以形氣交感，而相生，嘿受化育之理，所以

生生遂無復窮盡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氣化中事。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

性，而萬物一太極也。形化中事。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共一天命之性。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

也。人人物物各具一天命之性。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統體太極。而性無不在者，各具太極。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前言五行之生，各

一其性，已見性之無不在，至此成男成女，化生萬物，尤可以見性之全也。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道包天地之外，以證統體太極。語小，天下莫能

破焉。道貫人物中，以證各具太極。此之謂也。

【集說】問周子言無極之真，却又不言太極，如何？朱子曰：無極之真，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真字便是

太極。太極如一本生上，分而爲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無窮

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

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大乃伏羲本圖，非康

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自二而四。遂加其一。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困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可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藏百體之身。周子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正謂是也。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化。却是有一箇人後。乃生生不窮底。天地之初。如何討箇種。自是氣蒸結成兩箇人。後方生許多物事。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若當初無那兩箇人。如今如何有許多人。那兩箇人。便似而今人身上。自然變化出來。○陳氏埴曰。氣化。謂未有種類之初。以陰陽之氣合而生。形化。謂既有種類之後。以牝牡之形合而生。皆兼人物言之。○眞氏德秀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理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總會之名。有理卽有氣。分而二。則爲陰陽。分而五。則爲五行。萬事萬物。皆原

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爲性。性者。卽太極也。仁義。卽陰陽。仁義禮智信。卽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陳氏淳曰。總而言之。只是渾淪一箇理。是一箇太極。分而言之。則天地萬物。各具此理。是各各有一太極。又都渾淪無欠缺處。自其分而言。旣成許多。此道理似散了。然就萬物上總論。則萬物統體渾淪。又只是一箇太極。人得此理。聚于吾心。則心爲太極。所以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謂道爲太極者。言道卽太極。無二理也。謂心爲太極者。只是萬理總會于吾心。此心渾淪。是一箇理爾。只這道理流行。出而應事接物。千條萬緒。各得其理之當然。則是又各一太極。就萬物總言。其實依舊只是一理。是渾淪一太極也。譬如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爲萬萬小塊。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復爲一大塊。依舊又恁地圓。陳幾叟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此太極所以立乎天地萬物之表。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在萬古無極之前。而貫乎萬古無極之後。自萬古而上。極萬古而下。看來只是渾淪一箇理。總爲一太極耳。此理流行。處處皆圓。無一處欠缺。纔有一處欠缺。便偏了。不得謂之太極。太極本體本自圓也。

周子全書卷二

進是本太極圖說章句下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朱註〕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

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猶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

之極也。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形生于陰。應圖陰靜。神發于陽。無圖陽動。五常之性。感物而動。應圖五行。而陽善陰惡。又

以類分。應圖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應圖萬物化生。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總承本節之意。

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此皆自氣質習見。上徹病得來。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禽獸

具形而不能通理。人若不識義理。則便與禽獸無異矣。

〔集說〕朱子曰。只一箇陰陽五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英者爲人。查滓者爲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

爲聖爲賢。精英之中。查滓者。爲愚不肖。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形

既生矣。形體陰之爲也。神發知矣。神知陽之爲也。蓋陰主翕。凡斂聚成就者。陰之爲也。陽主闢。凡發暢

指散者。皆陽爲之也。仁義禮智信之性。卽水火木金土之理。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

位。又爲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爲四德之實也。問通書多說幾。太極圖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善惡未分處。便是。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這裏便分善惡。曰。非發於血氣之私。便爲惡。乃發後流而爲惡耳。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直端正。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獷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稟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各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

與其知覺而無焉。但之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于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于禽獸。孟子云。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異矣。問陰陽都將做好說也得。曰。陽善陰惡。周易如此說處極多。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之。則陽善而陰惡。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此箇道理。隨在人如何看。○陳氏淳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理本渾淪。理無形狀。無界限間隔。故萬物無不各具得太極。而太極之本體。各各無不渾淪。惟人氣正且通。爲萬物之靈。能通得渾淪之體。物氣偏且塞。不如人之靈。雖有渾淪之體。不能通耳。然人類中。亦惟聖人大賢。然後真能通得渾淪之體。一種下愚底人。其昏頑却與物無異。則又正中之偏。通中之塞者。一種靈禽仁獸。其性與人甚相近。則又偏中之正。塞中之通者。細推之。有不能以言盡。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付皆一般。而人隨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如聖人稟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如堯舜。既得其至清至粹。爲聰明神聖。又得氣之清高而寬厚者。所以貴爲天子。富有四

海。至于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天地大氣。到那時已衰微。所以夫子稟得不高不厚。只栖栖爲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僅得中壽七十餘歲。不如堯舜之高。自聖人而下。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稟氣得不長。所以歿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義理。便是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然透見盞底銀花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亦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者。解變化氣質。轉昏爲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義理上儘看得出。而行爲不篤。不能乘載得道理。多雜詭譎。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脈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煎茶則酸澀。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于一切世味簡淡。所爲甚純正。但與說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脈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溫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義理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上。甚爲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來。如泉脈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遭巉巖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了。反成險惡之流。看

來人生氣稟。是有多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爲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

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朱註】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

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中卽禮。屬動。其處之也正。正卽智。屬靜。其發之也仁。屬動。其裁之也義。屬靜。蓋一

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全體大用。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于此乎定

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

主靜二字。以理而言。聖人無欲則心自靜。不是聖人專意要去主靜。所以圖解中說而靜者常爲主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循環均一。而其動也。必主乎靜。

先後有序。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一陰陽動靜之理而已矣。蓋必體立

而後用。有以行。靜體而動用。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引程子之言。以再申主靜之說。

【集說】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朱子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尙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尙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

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有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見理之定體便是。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待脩爲。而與天爲一。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只是一團天理。聖人立人極。不說仁義禮智。却說仁義中正。中正卽禮智。中正尤親切。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中者禮之極。正者智之體。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日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中正仁義。這四箇事物。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著靜底做本。若無夜。則做晝不分曉。無秋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且如人終日應接。歸來歇處時。却出去。則便分外精神。如春夏生長。若一向恁地去。却有甚了期。元氣也須

解謁。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耳。觀此。則學者用功。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耳。中正仁義。言生之序。以配水火木金也。又曰仁義中正而已矣。以聖人之心言之。猶孟子言仁義禮智也。問無欲故靜。曰欲動情勝。則不能靜。或問智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智爲靜。仁爲動。如何。曰且自體當到不相礙處。方是良久。曰這事物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子貢說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子思却言成己爲仁。成物爲智。仁固有安靜底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之意。又曰智是潛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則有運用。然至于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于動。○李氏方子曰。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張氏栻曰。天地之德。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序。鬼神之所以吉凶。皆是理也。聖人得太極之道。而備諸躬。則其合也。豈在外乎。蓋其理不越乎此而已。學聖者。蓋亦勉夫脩道之教乎。脩道之要。其惟敬乎。太極之妙。不可以臆度而力致也。惟當一本于敬。以涵養之。既發之際。則因其端而致。夫察之功。未發之時。則卽其體而不失其存之之妙。則其所以省察者。乃所以著存養之理。而其所以存養者。厚。則省察者。益明矣。此致之功也。所謂主靜也。○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解云。正義是靜。正義如何謂之靜。黃氏榦曰。是向這裏裁一裁便住。又問此是聖人主靜工夫。學者要主靜時。莫是向事物上。各得當然。

之則便是主靜否。曰主靜下小註云無欲故靜。今人終日紛擾。心不定。如何得靜。且見孟子言夜氣一章。所存底甚麼。從此用功。便能到得聖人主靜田地。凡于日用間。固不可不存。若于早晨清明。未接物時。纔存養得。日間也自別。○真氏德秀曰。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于春夏。而斂藏于秋冬。發生是用。斂藏是體。自十月純坤。陽氣既盡。不知者謂生氣已熄。詎知斂藏者。乃所以爲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固。草木凋落。蟲蛇伏藏。微陽雖生于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于此。惟冬間收斂凝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凝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春陽發洩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祕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爲本。程子以主敬爲本。皆此理也。○黃氏巖孫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不能外乎太極陰陽五行之理。聖人一身兼具此理者也。與天地合德。是其德性純全。卽太極之渾融。與日月合明。是其智晰昭融。卽陰陽之昭著。與四時合序。是誠通誠復。卽五行之順布。與鬼神合吉凶。是其存神過化。卽四時變化。五行屈伸也。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朱註】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爲而自然也。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言

中道。聖人也。

未至此而脩之。

戒慎恐懼。便

君子之所以吉也。

合乎太極。

不知此而悖之。

放肆邪侈。便

小人之中道也。

所以凶也。逆乎天理。

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

一念之敬。天理由之以存。一念之肆。天理由之以滅。可不畏哉。

敬則欲寡而理

明。天理人欲。每相爲消長。人欲上多了一分。天理上便虧去一分。人欲上減了一分。天理上亦就明了一分。

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無繫累故虛。無委曲故直。

而聖

可學矣。世人之不肯學聖者。由於不能捨欲故耳。

【集說】朱子曰。太極首言性命之原。用力處却在脩吉悖凶。其本則主於靜。小而言之。饑渴飲食。

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無非是天地之事。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君子脩之便吉。小

人悖之便凶。這事物機關。一下撥轉後。便攔他不住。如水車相似。才踏發這機。便住不得。所以聖賢一

日。二日。萬幾。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大化恁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遏他不住。

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

流貫徹。其功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爲本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只說敬。

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可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問靜虛是此心

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填于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行。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

曰。也是如此。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

直。則是其動也。更無所阻。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做。又不恁地做。便自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

私則狹。○真氏德秀曰。周子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人

只管靜去。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敬。有問周先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義同而意異否。曰。程子是怕人不得他靜字意。便似入禪坐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靜爲主。朱子發明二先生意如此。至其爲論。有云。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須是靜坐。始能收斂。又云。始學工夫。須是靜坐。則本原定。又云。心于未遇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常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直遂。閒時須是收斂。做事便有精神。又云。心要精一方靜時。便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遇事時方好。又云。爲學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是一箇敬。又云。主靜所以養其動。又云。靜者養動之根。又云。主靜夜氣一章可見。已上數條。蓋祖周子主靜之說也。至其門人以靜坐工夫。與役役應接不同。爲問。則答之云。不必如此。反成坐馳。但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量。不至妄動。凡所云爲。莫非至理。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又云。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必專于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又云。不可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但著一箇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又云。存養之功。不專在靜坐時。須于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功夫。乃無間斷爾。又云。無事靜坐。有事酬應。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勿與俱往。便是工夫。事

物之來。豈宜漠然不應爲是耶。其答南軒書云。來教謂言靜則溺于虛無。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原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于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今若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的當也。至于來教所謂。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言卓然。語意俱到。謹以書之左席。出入觀省。以上數條。則又本程子主敬之說。而不專主於靜也。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朱註】陰陽成象。陰陽以氣言。故曰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在天曰剛柔成質。剛柔以形言。故曰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

在地曰剛柔。仁義成德。仁義以理言。故曰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在人曰仁義。天地無陰陽剛柔。則無以成其道。一而已。隨事其天地之道。人亦仁義。何以爲人乎。吾道一以貫之。正是理也。陽也。剛也。仁也。物

之始也。太極之用所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太極之體所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無極而太極。則反其終而知

所以死矣。太極本無極。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以證其說。

〔集說〕朱子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楊子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雜乎此而論之耳。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亦一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柔剛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爲人道之極也。然仁爲陽剛，義爲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問楊子雲云：君子于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爲用之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仁當屬柔，陰義當屬陽，剛曰仁之定體，自是屬陽，義之定體自是屬陰。仁剛，陽是一樣意思，義柔，陰是一樣意思，蓋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却剛，但看萬物發生時，便恁地奮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又問：楊子於仁也剛，於義也柔，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曰：此豈所謂陽

根陰。陰學陽耶。曰。然。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是個對立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問仁爲用。義爲體。若以體統論之。仁知是體。義却是用。曰。是仁爲體。義爲用。大抵仁義中。又各有體用。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爲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存焉。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人未死。如何得知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問原始反終之反。曰。反如摺轉來。謂方推原其始。却摺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同頭之意。問天地之化。雖則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氣化之自然。初無精神寄寓于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尙留于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黃氏榘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父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所不同。然仁考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天地亦大矣。人以藐然之身。乃與天地立爲三。至其爲道。又與天地混然而無間。其可不知所以自立哉。無陰陽剛

柔。雖天地不能以自立于一日。不仁不義。則亦不可謂之人矣。不謂之人。則與禽獸奚異哉。由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無間。由不仁不義。則無以自別于禽獸。學者其亦知所擇矣。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此中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理。使人知死生本非二事。而老氏謂長生久視。佛氏謂輪迴不息。能脫是則無生滅者。皆誕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之謂夫。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註〕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旨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于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于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集說〕朱子曰。太極圖。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大哉易也。只是言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已。人之生死。亦只陰陽之氣。屈伸往來耳。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能求之六經而得。但亦是于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太極圖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因此始推出氣質之性。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如何。曰。焉知其不曾說。曰。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己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己。皆非在外。乃

我所固有也。曰：言此恐徒長人臆度私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臆度之有？太極圖未嘗隱于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只是于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亘古亘今，顛撲不破者也。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所，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太極圖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他思索，方得如此精密。太極圖，某不分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

【附辯】朱子曰：愚既爲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論紛然，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爲體統，不可偏指爲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于一偏，卒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

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易。陰之靜也。以此辯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謂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安得不曰各具一太極哉。若夫所謂體用一原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原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事卽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原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卽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原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況旣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于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體統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

有不偏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體統者也。況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渾成，條理精密而疎暢，讀者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人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紛紛之說矣。

〔註後記〕熹旣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于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旣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閔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卽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于性命之原，而略于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于周子程子

亦云。旣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于此。乾道癸巳四月旣望。烹謹書。

真氏德秀曰。大率此理。自文公盡發其祕。已洞然無疑矣。所慮學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于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十年之功。沉潛反復。參貫融液。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

黃氏瑞節曰。朱子于書無不緒正。而周子二書解。在乾道九年。已脫橐。至淳熙十五年。始出以授學者。慶元五年三月。將終之前五日。猶爲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其於是書。蓋終身焉。然與陸氏兄弟。往復爭辯。以此與林侍郎栗論不合。得劾。以此。最後臺臣排擊僞學。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遂決去以終其身。亦以此。嗚呼。先生講授一意。分更分漏。開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盡也。而人之好異。亦可畏哉。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之心云。

周子全書卷二

進呈本太極圖說發明一

朱子一

延平師生問答

問太極動而生陽。先生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熹疑既言動而生陽。卽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卽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卽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人物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衰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原。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爲以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

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爾。

答陸子美書

梭山陸九韶書云。敬覽所著太極圖說。左扶右掖。使不失正。用力多矣。然此圖本說。自是非正。雖曲爲扶掖。恐終爲病根。貽憾後學。

答云。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亘古亘今。攬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所可疑者。乃在此不在彼也。

梭山又書云。太極二字。聖人發明道之本源。微妙中正。豈有下同一物之理。左右之言過矣。今於上又加無極二字。是頭上安頭。過爲虛無好高之論也。

答云。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復。蓋有深指。而來論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

虛無而好高乎。

答陸子靜書

象山陸九淵書云。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謂。不然。則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辯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中曰一。卽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是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尊兄鄉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是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後書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

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云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氏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辯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學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考訂註釋表顯僉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

答云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辯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旣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旣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

具於三者之先。而縉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四方八面。合揆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明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行。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喻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適出常情。不願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形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又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以爲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字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所非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周子之所謂無。是

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

象山又書云。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九淵竊謂尊兄未嘗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禪牀上之牀。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日用飲食。綱常倫理。皆爲身外矣。湯朱主於爲我。而孟子以爲害仁。墨翟主於兼愛。而孟子以爲害義。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

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中卽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卽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卽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卽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至如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陽陰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失。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曰。況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易其中。而止於中。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

理乃不得此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辨，失其指歸。大率類此。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絀古書爲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大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泄得多少。

答書

來書云：尊兄未嘗實見太極止，其言固自不同也。熹亦謂老兄正謂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真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止豈可諱也。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來書云：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止爲知言也。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理也。止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義，猶

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同。卽書所謂烝民乃粒。莫非爾極。則亦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民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尤明白。似是急於求功。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爲中止。乃爲明理乎。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此義在諸說中。最分明。請式就此推之。當□□未能無失。往往

類此

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止孰爲味道器之分哉。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夫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皆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

乃爲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爲如何。此一條亦極分明，切望略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爲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來書云：通書曰：中者和也。止大率類此。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其言顯與中庸相反，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

來書云：大傳洪範詩禮爾雅與太極圖說孰古。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向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又況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

來書云：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止，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其贅。今乃正使得著。方知欽夫之慮遠也。其意則

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只得，卽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會謂不尙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答胡廣仲書

胡廣仲云。太極圖舊本。極荷垂示。然其意義終未能曉。如陰靜在上。而陽動在下。黑中有白。而白中有黑。及五行相生。先後次序。皆所未明。

答云。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獨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舊本圖子既差。而說中靜而生陰。靜下多一極字。亦以圖及上下文意考正而削之矣。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爲據。而曲爲之說。意則巧矣。然既

以第一圈爲陰靜。第二圈爲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陽之理。卽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卽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子皆兩言之。未嘗偏有所廢也。今偏舉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所。且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截然之甚者。

答楊子直書

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旣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

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諭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熹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諭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熹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函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

答廖子晦書

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答黃直卿書

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間斷。此說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耶。此下註見通書答問。蓋旣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

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盧內翰。借得所修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語本說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今傳所載。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爲前修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爲父辯謗之故。請刊國史所紀草頭木脚之語。神宗猶俯從之。況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爲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

周子全書卷四

進呈本太極圖說發明二

朱子二

語類附見

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卽陰陽而在陰陽。卽五行而在五行。卽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答輔廣問

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答葉賀孫問

或問太極圖之說。先生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又曰。其氣便是春夏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又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不可袞說。黃義剛說

大而天地萬物。小而起居食息。皆太極陰陽之理也。又曰。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曾祖道

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節。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舉太極圖說云。此便是這箇物事。又曰。此箇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細則入毫釐絲忽裏去。

無遠不周。無微不至。但須是見箇周到。底是甚。林夔孫

鄭仲履云。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先生曰。事事物物。皆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蔣兄進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先生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本無此名。只是箇表德。蓋

錄

有問太極者。先生云。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

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廖謙錄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萬人傑

在天只是陰陽五行。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湯沐

或問太極一陰陽。先生曰。一陰陽。道也。陰陽。器也。廖謙錄

周子太極之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徐

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大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卽所謂天德之元。元卽

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

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董

致道謂心爲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先生曰。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

神。答葉賀孫

太極如一本生上分而爲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不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却略少歇。也不是止到這裏自合少止。正所謂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葉賀孫

某嘗說太極是箇藏頭底。動時在陽。未動時又屬陰了。李方子

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大小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葉賀孫

問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常有異。答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又問是萬爲一。一實萬分。又將如何說。曰。只是這一箇。只是氣質不同。甘節

上一圈卽是太極。但挑出在上。

太極一圈。便是一畫。只是撒開。引教長一畫。以上湯泳

問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不知陰盛何以居右。陽盛何以居左。曰。左右但以陰陽之分耳。

問木陽禪故次火。金陰禪故次水。豈以水生木。土生金耶。曰。以四時之序推之。可見。

問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不知何以見得。曰。天地生物。其序固如此。遺書中論

氣化處可見。以上林
子玉

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同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化生，是各有一太極也。如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易中却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如何？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有牝牡，一爲陽，一爲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葉賀孫

問氣化形化男女之生，在氣化否？曰凝結成箇男女，因甚得如此，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否？曰事物雖未有，其理則具。徐寓

○無極而太極。周見
總說

林黃中曰：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李閔
祖錄

無極而太極，而今人都想象有箇光明閃爍底物事在那裏，却不知是說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解如此動靜而已。林夔
孫

當初皆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事。黃養
淵錄
問沖漠無朕章曰：此只是說無極而太極。林夔
孫

問先生之意。莫止是以無極太極爲理。曰。此非某之說。他道理自如此。著自家私意。不得太極無形象。只是理。

問既曰太極。又有箇無極如何。曰。太極本無極。要去就中看得這意出。方見得。

徐

無極是有理而無形。如性何嘗有形。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如釋氏說性相似。又曰。釋氏只見得箇皮殼。裏面許多道理。他却不見。他皆以君臣父子爲幻妄。

甘

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則周子之所謂無極。也不可容言也。若太極則性之謂也。太極固純是善。自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繼。明道之言。所以發明周子之意也。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下文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

啓王子合書

問無極之真。與未發之中。同否。曰。無極之真。是包動靜而言。未發之中。只以靜言。太極只是極至。更無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沒去處。濂溪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無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箇至極之理。

徐

葉賀孫問無極而太極。極是極至無餘之謂。無極是無之至。至無之中。乃至有存焉。故云無極而太極。先生曰。本只是箇太極。只爲這本來都無物事。故說無極而太極。如公說無極。恁地說却好。但太極說

不去。賀孫云：有字便是太字地位。先生曰：將有字訓太字不得。太極只是簡理。賀孫曰：至無之中，乃萬理之至有也。

問：無極且得做無形無像說。曰：雖無形，却有理。又問：無極太極只是一物。曰：本是一物，被他恁地說，似

兩物。林夔孫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問：太極圖曰：無極。竊謂無者，蓋無氣而有理。然理無形，故卓然而常存，氣有象，故闔闢斂散而不一。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如太極理也。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南軒云：太極不能無動靜，未達其意。曰：理也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且以目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靜，又何關於氣乎？答鄭子上

動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此動盪，所謂化育流行也。靜而陰，陰主凝，然後萬物各正性命。

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見得理先而氣後。曰：雖是如此，然亦不須如此理會。二者有則皆有。

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語鼻息，無時不噓，無時不吸，噓盡則生吸，吸盡則生噓，理自如此。以上廖德明

或問：理先而氣後。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今日從理上說氣，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這繼字是動之頭。若只一闕而無繼，便合殺了。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多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而復生，元無窮如此。黃義剛

太極本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解如此。動靜而已。及至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一動一靜，循環無端。太極動而生陽，亦只是從動處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林夔孫

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時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流行可乎？若謂靜不能流行，則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

太極動而生陽，只是如一長物，不免就中間截斷說起。其實動之前未嘗無靜，靜之前又未嘗無動。如繼之者善也，亦是就此說起。以上醒蓋彌錄

梁文叔云：太極兼動靜而言。先生曰：不是兼動靜。太極有動靜也。林格錄

問以未發爲太極。曰：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得，方無偏滯。又問太極動而生陽，動則爲已發矣。曰：以動而生陽爲已發，是也。卽不知靜而生陰爲已發，爲未發邪？答呂子約

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

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

答何叔京

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卽太極之體。動卽太極之用也。

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涵太極。推原其本。則太極生陰陽。

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是在太極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

才說太極。便帶著陰陽。才說性。便帶著氣。不帶著陰陽與氣。太極與性那裏收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折開說。以上徐寓

喚做一氣固是。然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便見周先生所以說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此是說那箇對立底。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淵

余國秀說太極先生曰。公說太極是箇物事不得。說太極中便有陰陽也不得。他只說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公道未動以前。是如何。曰。只是理。曰。固是理。只不當對動言。未動卽是靜。未靜又

卽是動。伊川云。動靜無端。葉賀孫錄

問。繼善成性。竊謂妙合之始。便是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時。便有繼底意。及至靜而生陰。方是成。如易六十四卦之序。至復而繼。

問太極圖第二章解義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止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真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爲辭。如以資始爲係於陽。以正性命爲係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曰。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以上廖子晦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太極圖說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可移也。不知名分之分。性分之分。曰分獨定位耳。答林

問程子感通之理。曰。如晝而夜。夜而復晝。循環不窮。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皆是感通之理。陳器

問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如何。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不相離也。太極。猶人。動靜。猶馬。馬所以載人。人所以乘馬。馬之一出一入。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蓋一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此所謂所乘之機。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董

問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靜言。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理寓於氣。不能無動靜。所乘之機。乘如乘載之乘。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動了靜。靜了又動。先生曰。然。

賀孫

又云。先生云。動靜者所乘之機。蔡季通謂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形而上者。陰陽是氣。形而下者。

然理無形。氣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謂之無動靜。直齋云。賀孫錄。

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曰。是關捩子。踏著動底機。便挑撥那動底。黃義剛。

伊川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惟知道者識之。動極復靜。靜極復動。還當把那箇做劈初頭始得。今說太

極動而生陽。是且把眼前卽今箇動。斬截說起。其實那動以前又是靜。靜以前又是動。葉賀孫。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

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常靜矣。又言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秋冬夏。元亨利

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多則何以爲春。而不貞又何以爲元。就此看。又自有先後也。如克己復禮。然後

可以爲仁。固不可謂前此無仁。然必由靜而後動也。惟精惟一而後可以執中。固不可謂前此無中。然

亦由靜而後動也。舉此類而推之。反復循環。無非至理。但看從甚處說起。則當處便自有先後也。答王子合。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尙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處德明

陰陽二氣。更無停息。如金。木。水。火。土。五行分了。又三屬陽。二屬陰。然而各又有一陰一陽。如甲便是木之陽。乙便是木之陰。丙便是火之陽。丁便是火之陰。只這箇陰陽。更無休息。形質屬陰。其氣屬陽。金銀坑有金礦銀礦。便是陰。其光氣爲陽。葉賀孫

周元與問子在川上。章下註云。與道爲體。曰。天地日月。陰陽寒暑。皆與道爲體。又問此體字如何。曰。是體質。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爲太極之體。又問太極是體。二五是。用。曰。此是無體之體。董叔重曰。如其體則謂之易。先生應。甘節錄

是兄亞夫問太極兩儀五行。先生云。兩儀卽陰陽。陰陽是氣。五行是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氣。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質。又如人魂是氣。體魄是質。襲蓋卿錄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詳見總論。答王子玉。

五行一陰陽也。止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便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者詳

略緩急耳。林夔孫

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耳。曰。然。

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曾細推來。以上沈僩

晏兄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此如母生子。子在母外之義。若二氣五行。却是子在母內。先生云。是

如此。陰陽五行萬物。各有一太極。蓋與卿錄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卽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

問聖賢說性。有指義理而言者。有指氣稟而言者。敬讀誨語。謂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卽太極之全體。始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專是主理而言。蓋五行之氣質不同。人所共知也。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具。

人所未必知也。此周子喫緊示人處。今所在板行傳文。皆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詳此文義。這箇性字。當是推氣而言。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又

可見矣。詳此文義。這箇性字。當是推理而言。各一其性。周子之意。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

土稼穡。此但可見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如何便見得太極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

土稼穡。此但可見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如何便見得太極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

也。莫是如上一節。所謂五行異質。而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而皆不能離乎太極否。曰。五行太極。便與生之謂性相似。以爲同。則同中有異。以爲異。則未嘗不同。以上嚴

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故自陰陽五行而言之。則不能無偏。而人稟其全。所以得其秀而最靈也。答甘節

問。前日先生答書云。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他所以道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復問。這箇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先生應。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氣稟言之否。曰。性雖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在裏面。無氣稟。性便無所寄割了。稟得氣清。性便在清氣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氣濁。性又在濁氣中。爲濁氣所蔽。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這又隨物各具去了。

問。如何謂之性。曰。天命之謂性。問。天之所命者。果何物也。曰。仁義禮智信。又問。周先生作太極圖。何爲列五者於陰陽之下。曰。五常是理。陰陽是氣。有理而無氣。則理無所立。有氣而後理方有所立。故五行

次陰陽。又問。如此則是有七。曰。義智屬陰。仁禮屬陽。

以上甘節按太極圖。列金木水火土於陰陽之下。非列仁義禮智信於陰陽之下也。以氣言之。曰陰陽五行。以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見聞

解圖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葉賀孫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所謂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物者，形也；所謂則者，性也。答黃道夫書

氣則爲水火金木，理則爲仁義禮智。

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只看太極圖，某所解第一段，便見意思矣。以上答劉叔文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至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質過以後事。金去

或問：有陰陽，便有善惡。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又曰：合下只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又曰：

覺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惡。又曰：氣有善惡，理却皆善。皆善二字，又記是無惡，甘節。

問：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又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之。豈孟子就其情之未發，而周子就其情之已發而言之乎？曰：情未必皆善也。然其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惟反其情故爲惡耳。孟子指其正者而言也。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莊子有遁天倍情之語，亦此意也。張敬之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中正仁義，皆謂發用處。正者中之質，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不及，隨時以取中，正則當然之定理。仁是惻隱慈愛之處，義是裁制斷決之事。主靜者，主正與義也。正義便是利貞，中是亨，仁是元。又云：聖人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遂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須是如此做工夫。又云：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廖德明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所以主靜者，以其本靜，靜極而動，動極復靜，靜也者，物之終始也。萬物始乎靜，終乎靜，故聖人主靜。曰：伊川先生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如此，則倚於一偏矣。動靜理均，但靜字勢重矣。石子重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此是聖人修道之謂教處。葉賀孫

問定之以中正仁義本無先後。曰：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卽仁。亨卽中。利卽義。貞卽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一辭。蓋是以正與義爲體。中與仁爲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先沉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沉默中便有言語底意思。金去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太極說

問自太極一動而爲陰陽。以至於爲五行。爲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纔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物。有薄厚。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沒理會了。又問：惟人纔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歟。曰：然。輔辰

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便有一日之運。一月便有一月之運。一歲便有一歲之運。都只是這箇物事。袞袞將去。如水車相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其動也。便是中是仁。其靜也。便是正是義。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默。不默則語。中間更無空處。又如善惡。不是善。便是惡。

不是惡便是善。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使自主張這箇物事。蓋聖人之動便是元亨，其靜便是利貞。都不是閒底動靜。林變孫

大凡人須是沉靜。周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

李守約問云：「閔祖比會江西一士人，謂太極圖主靜之說，非吾儒之所宜，乃出於老氏之說。」曰：「江西士人，大抵皆對塔說相輪之論，未嘗以身體之。故如此易其言耳。」

注長篇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這裏動也靜，靜也靜。先生云：「若如其言，天自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相輔成始得。」以上宋賀孫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尙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矣。無非禮之禮，則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尙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並錄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爲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

正二字較有力。」李因祖

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

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

令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爲明白。非臆說也。答袁機仲書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的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

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沈個

先生答董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義爲柔。自

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不知如此說得否。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

其用則慈柔。義便有個商量從宜之意。然其用則決裂。輔廣

問仁義中正。竊謂仁義指實德而言。中正指體段而言。然嘗疑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獨舉仁義。不

及禮智。曰。中正卽是禮智。答程允夫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周子太極之書。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

答慶
子晦

周子全書卷五

進呈本太極圖說發明 三

諸儒一

論太極

宋張 栻

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脩爲者也

中庸太極體用說

黃 榦

竊謂此書皆言道之體用子思子所以必言夫體用者知道有體用則一動一靜皆天理自然之妙而無一毫人爲之私也孔子之學傳之曾子曾子之學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卽體恕卽用也惟天之命於穆不已非道之體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子而傳之子思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道之用乎仁義禮智非道之體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者也道喪千載濂溪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言太極者道之體也其言陰陽五行

男女萬物者。道之用也。聖賢之道。又安有異指哉。或曰。以性爲體。則屬乎人矣。子思以爲天命。又以爲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以爲經綸大經。知化育立大本。乃合天人爲一何也。曰。性卽理也。自理而言。則屬乎天。自人所受而言。則屬乎人。屬乎人。本乎天也。故曰。萬物體統一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屬乎天者。一物各具一太極。性無不在。屬乎人者。或曰。中庸言體用。旣分而爲二矣。又言性卽氣。氣卽性。道亦器。器亦道。則何以別其爲體用。曰。程子有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自理而觀。體未嘗不包乎用。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類是也。自物而觀。用未嘗不具乎體。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色天性之類是也。

論太極

黃榦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寒。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之原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人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太極字義

陳淳

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是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生陽。纔動而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這靜之理。便能生陰。纔靜而生陰。則是理便已具於陰靜之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理便全在這氣裏面。那相接處。全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爲先。孰爲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分別得先後。便偏在一邊。非渾淪極至之物。

書晦菴太極圖解

度正

正始讀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所謂上之一圈者。當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

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果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之一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識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即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況聖門之要旨哉！遂寧傅耆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遊而接其議。

論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傅嘗有書謝其所寄。遇說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但傅之書。彙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遇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遺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既已反覆論辨。究極其說。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正也。輒不自量。併以其聞之先生者。附之於此。學者其亦熟復而深味之哉。嘉定六年二月丁卯。門人度正謹書。

太極通書講

王柏

太極何爲而有圖也。子周子慮是理。湮微於後世而闕也。然則亦有傳歟。愚不得而知也。嘗聞在昔漢上朱公。表進易說。謂此圖傳自陳搏。搏傳種放。放傳穆脩。脩傳周子。五峯胡先生嘗非之。故朱子張子截斷其說。以爲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後學遂以爲果無所自。出於心通自得之妙。則亦非所以知周子也。昔伏羲之畫八卦也。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其用心如此之廣也。得河圖而後成。程子曰。果無河圖。八卦亦須畫取。此下抄本有十七字。文氣不貫。疑有脫誤。或是衍文。今刪去。愚謂太極圖亦猶是也。夫太極二字。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書。不出於皇極稷契伊傅周召之口。而創見於夫子之大傳。謂易有太極之理。由是而生兩儀。此

紀先天圖自然之法象也。先天圖雖亡，數千年之後，而前有傳此圖者，正以夫子有此數語也。周子慮學者於有字上求太極，而滯於形器，故曰無極。而太極學者又以無極二字不見於吾儒之書，而見於道家者流，以爲果傳於陳搏也。於是銳然出力而排之，殊不知夫子之所謂有，謂有此至極之理。周子之所謂無，謂無此太極之形。周子本欲釋後學有字之疑，而不知反啟後學無字之惑。周子固嘗慮後世疑其無也，而太極淪於空虛，故曰無極之真。真者實也。又以通書相爲表裏，而開端於一誠。誠者亦實也。必互相參考，見太極雖無形而理甚實。夫子發太極之言，以推伏羲之圖之妙。周子圖太極之妙，以推夫子之言之旨。周子豈無所爲而圖者。此周子之不得已也。不然，自秦漢以來，何曾有一學者提太極二字，以推夫子之旨哉。此朱張二子謂其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也。然自太極以下，旣以動靜生陰陽矣。又曰分陰分陽而兩儀立。又何其言之太費也。夫子上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辭甚簡矣。惟其夫子之言其簡，而周子不得不詳。夫子之言藏陰陽於太極之表。周子之言，交陰陽於太極之下。兩儀者，非可便指爲陰陽也。蓋兩儀者，言陰陽之配也。夫子之言易，非指易書而言也。謂陰陽交易之中，有至極之理存焉。與一陰一陽之謂道，正相發也。周子之圖，自太極之動而下，中間包含許多道理，必感應遇合，融結凝聚。次第工夫，方能分陰陽而兩儀立。天地無直截變化之理，非周子此圖，熟得而知之。若曰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而下，朱子解剝以及毫釐，愚何贅言爲。朱子嘗合兩圖而

互言之曰。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斯言盡之矣。蓋先天圖。自兩儀說向四象八卦上。以吉凶教人生大業。太極圖。自兩儀說向五行上。生人物。添一圖說。以仁義教人生大業。此合下規模不同。其所同者。是說得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二句。造化詳盡。故於末云。大哉易也。斯其至矣。盡結在此句上。其通書四十章。不過教人至此太極而已。胡五峯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費。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語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言已至矣。朱子亦曰。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如何曉得一部通書。皆是發明太極圖。書雖不多。統紀已盡。分曉精深。結束得密。又曰。簡古淵深。未易窺測。又曰。文雖高簡。意實淵摯。又曰。語意峻潔而渾成。條理精密而疏暢。所以稱頌此書如此之至。今學者未嘗專心遜志而求其精蘊。徒能將太極二字。張皇恍漾。橫說豎說。於身全無得力處。太極圖本是說陰陽變化。欲人知性命之原。而通書多說脩己治人之事。於學爲尤切。其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朱子嘗以此二言。殿於白鹿洞賦之後。胡氏曰。人能志此志。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愚近者以北山何先生所編通書發揮留書堂。望諸子之學。至不淺。今將刊梓告成。惟諸君潛心於此。不患大原之不明也。

答或人問

元許謙

太極圖之原出於易。而其義則有前聖所未發者。周子探大道之精微。而筆成此書。其所以包括大化。

原始要終。不過二百餘字。蓋亦無長語矣。謂之去無極二字而無所損。則不可也。太極者。孔子名其道之辭。無極者。周子形容太極之妙。二陸先生適不燭乎此。乃以周子加無極字爲非。蓋以太極之上不宜加爲無極一重。而不察無極卽所以贊太極之語。周子慮夫讀易者不知太極之義。而以太極爲一物。故特著無極二字以明之。謂無此形而有此理也。以此防民。至今猶有以太極爲一物者。而謂可去之哉。朱子辨之精。而曉天下後世者亦至矣。此固非後學之所敢輕議也。此外則無可疑可辯者矣。非朱陸二子之思慮不及也。太極兩儀之言。圖本於易也。而兩儀之義。則微有不同。然皆非天地之別名也。易之兩儀。指陰陽奇耦之畫而言。圖之兩儀。指陰陽互根之象而言也。易以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圖以一而二。二而五。五而一。一而萬者也。易以陰陽之消長。而該括事物之變化。圖明陰陽之流行。而推原生物之本根。圖固所以輔乎易也。惟以兩儀爲天地。則大不可以易之。兩儀爲天地。則四象八卦。非天地所能生。以圖之兩儀爲天地。則五行亦非天地所可生也。夫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則形稟是氣。而理具於氣中。析而言之。則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無別。所謂圖以陽先生於陰。與太極生兩儀者異。此猶有可論者。太極之中。本有陰陽。其動者爲陽。靜者爲陰。生則俱生。非可以先後言也。一元混淪。而二氣分肇。譬猶一木。析之爲二。兩半同形。何先後之有。易之辭簡。故惟曰生兩儀。圖之言詳。故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陰陽既有兩端。出言下筆。必有先後。其可同言而並書之乎。況下文繼之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則非先後矣。而下文又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乃先言陰而後言陽。此周子錯綜其文。而陰陽無始之義。亦可見矣。當以上下文貫穿觀之。不可斷章取義也。雖然。動靜亦不可謂無先後。自一氣混沌。其初始分。須有動處。乃其始也。元會運世。歲月日時。大小不同。理則一也。其氣之運行。皆先陽而後陰。一歲之日。春夏先而秋冬後。春夏陽也。一元之運。子先而午後。子至巳。陽也。數以一爲陽。二爲陰。一固先於二。人以生爲陽。死爲陰。生固先於死。孰謂陽不先於陰乎。但未動之前。亦只爲靜。此乃互根之體。終不可定。以爲陽先爾。所謂太極之下生陰陽。陰陽之下生五行。及乎男女成形。萬物化生。圖中各有次序。則是太極與天地五行。相離則又不可也。陰陽不可名天地。前旣已言之矣。太極陰陽五行。下至於成男女。而化生萬物。此正推原生物之根柢。乃發明天地之祕。而反以爲病。何其異耶。太極剖判。此世俗相承之論。非君子之言也。太極無形。何可剖判。其所判者。乃一元之氣。閉物之後。溟滓玄漠。至開天之時。則輕清者漸澄而爲天。重濁者漸凝而爲地。乃可言判爾。太極陰陽五行之生。非果如母之生子。而母子各具其形也。太極生陰陽。而太極卽具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而太極陰陽又具五行之中。安能相離也。何不卽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言而觀之乎。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以二氣不待交感。而各自生物。又不可也。此一節。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

作一貫說下。安得謂不交感而自化生耶。成男成女。朱子謂此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氣聚成形。遂以形化而無窮。真精合而有成。而所成者。則有陰陽之異。其具陽之形者。乾之道。具陰之形者。坤之道。又合則又生。至於無窮。皆不出乎男女也。今所問之言。果有所疑耶。或直以周子之言未當也。如其果疑。則以前說求之。或得其梗概。直以言爲未當。則非敢預聞此不韙也。待承下問。敢以爲復。

太極圖說述解序

明曹端

太極。理之別名耳。天道之立。實理所爲。理學之源。實天所出。是故河以圖。天之所以授。義也。洛出書。天之所以錫。禹也。義則圖而作。易。八卦畫焉。禹則書而明。範。九疇。敍焉。聖心一天理而已。聖作一天爲而已。且以義。易言之。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之圖。曰先天者。以太極爲本。而生出運用無窮。雖欲紹大明。前民用。然實理學之一初焉。厥後文王繫卦辭。周公繫爻辭。其義始明且備。命曰周易。及孔子十翼之作。發明義。畫周經之旨。大明悉備。而理學之傳有宗焉。其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義易說也。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是生兩儀。則太極固太極。兩儀生四象。則兩儀爲太極。四象生八卦。則四象爲太極。推而至於六十四卦。生之者。皆太極焉。然則義。易未有文字。而爲文字之祖。不言理學。而爲理學之宗。噫。自木鐸聲消。儒者所傳。周經孔傳之文。而義圖無傳。遂爲異流竊之。而用於他術焉。至宋邵康節。始克收舊物。而新其說。以闡其微。及

朱子出而爲易圖說啟蒙之書。則義易有傳矣。不惟義易千載之一明。而實世道人心之萬幸也。伊川程子。康節之同遊。傳易而弗之及。果偶未之見耶。抑不信邵之傳耶。若夫濂溪周子。二程師也。其於義圖想亦偶未之見焉。然而心會太極體用之全。妙太極動靜之機。雖不踐義迹。而直入義室矣。於是手太極圖。而口其說以示二程。則又爲理學之一初焉。何也。蓋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曰一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混沌未判之名。道爲一之母。在太極之先。而不知道卽太極。太極卽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極致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耶。列子混沌之云。漢志含三爲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啟千載不傳之祕。則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也哉。且理語不能顯。默不能隱。固非圖之可形。說之可狀。只心會之何如耳。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說。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祕之無可傳之人也。是後有增周說首句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陰陽。不離乎陰陽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爲經。而註解之。真至當歸一說也。至於語錄。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應答倉卒之際。百得之中。不無一失。非朱子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講。間有講焉。非舍朱說而用他說。則信語錄而疑註解。所謂棄良玉而取頑石。掇碎鐵而擲成器。良可惜也。端成童業農弱而學儒。漸說流俗。放異端。然尙糜於科舉之學者。二十餘年。自強而後。因故所學而潛心玩理。幾十

年之間，偶有一髮之見，而竊思爲成書病者，如前所云，乃敢於講授之際，大書周說，而分布朱解，倘朱解之中，有未爲曉者，輒以所聞釋之，名曰述解，用便初學者之講貫而已，非敢瀆高明之觀聽也。端前爲序，冗中舉概，而但辨語錄太極不自會動靜一段之戾，適因頭目風眩，坐臥密室，良久默思，不滿意，乃曰：此命子琇筆而易之，仍取辯戾，及詩贊，附卷末，尙就有道而正焉。宣德戊申三月庚子，霍州學正灑池曹端序。

太極圖說述解

曹端

〔無極而太極〕無謂無形象，無聲氣，無方所，極謂至極理之別名也。太者，大無以加之稱。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如北極者，雖無聲氣，而有形象方所焉。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自孟子而後，真知灼見，唯一周子耳。故其言曰：無極而太極。而朱子釋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字·詩本以事言·中庸引之而斷章取義·則以理言·此則本中庸之義而言理無聲氣·而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極者，本然之妙，而有動靜焉。動靜者，所乘之機也。而無止息焉。且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太極動而生陽〕其動也，誠之通也。是繼之者善，屬陽。故曰：生陽而萬物之所以資始也。〔動極而靜〕極者終也，動不常動，故動之終，則有靜焉。〔靜而生陰〕其靜也，誠之復也。

是成之者性。屬陰。故曰生陰。而萬物各正其性命也。〔靜極復動〕靜不常靜。故靜之終。則又動焉。〔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太極之動。不生於動而生於靜。是靜爲動之根。太極之靜。不生於靜而生於動。是動爲靜之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靜則太極之體立。而陰以分。動則太極之用行。而陽以分。於是天地定位。而兩儀立矣。其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其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分之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所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陽變而陰。而生水與金。陰合而陽。而生火與木。土則生於變合之中。而陰陽具。〔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自是以來。木氣布而爲春。萬物以生。火氣布而爲夏。萬物以長。金氣布而爲秋。萬物以斂。水氣布而爲冬。萬物以藏。土氣則寄於四序之間。而四時行矣。大抵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其以同出乎陽動之變也。火。金。陰也。其以同出乎陰之合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其以同出乎陰之變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其五行之成氣而行於天者。皆曰陽。五行之成形而行於地者。皆曰陰。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

靜陰也。

水火·動而陽者也。木金·靜而陰者也。

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

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五行一陰陽也〕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

陰陽。是五行只一陰陽而已。〔陰陽一太極也〕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是陰陽只一

太極而已。〔太極本無極也〕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氣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無方所之可指。

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性卽太極也。然五行之生。隨其氣

質。而所稟不同。如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

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無所不在。又可見矣。蓋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焉。故又

卽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無極之真〕真以理

言。無妄之謂也。〔二五之精〕二陰陽也。五五行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妙合而凝〕妙合者。理氣渾

融而無間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

一直一橫。曰經緯。往來上下。曰錯綜。

又各

以類聚而成形。則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乾道成男〕乾者。陽之氣。而性之健也。陽而健者

成男。則父之道也。〔坤道成女〕坤者。陰之氣。而性之順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二氣交感化

生萬物〕於是陰陽二氣。自相交感。則陽施陰受。而化生萬類之物。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

〔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二五之氣。聚而成形。則人有男女。物有牝牡。合而成偶。則形交氣感。遂以

形化而人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是分而而男女一太極也。是合而

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是分而而萬物一太極也。是合而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見其全矣。子思子曰：

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是言其大無外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是言其小無內此之謂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雖

曰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

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形既生矣〕然人之形質，既生於陰靜〔神發知矣〕則

人之精神，必發爲陽動〔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於是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萬

事出矣〕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衆人，雖曰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

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聖人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

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

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

誠之復而性之貞，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

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是主正義以行中仁而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聖人所以成

位乎天地之中以言其德，則合乎天地之德焉。（日月合其明）以言其明，則合乎日月之明焉。（四時合其序）以言其序，則合乎四時之序焉。（鬼神合其吉凶）以言其吉凶，則合乎鬼神之吉凶焉。是聖人所謂一於理，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爲而自然也。（君子脩之吉）未至中正仁義之極，而脩之，則君子之所以吉也。（小人悖之凶）不知中正仁義之極，而悖之，則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故曰）繫易聖人有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夫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以天道言，則陰體而陽用。以地道言，則柔體而剛用。以人道言，則義體而仁用。其實則一太極也。（又曰）繫易聖人又言。（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陽也。立天之道，剛也。立地之道，柔也。立人之道，義也。物之終也。是陰靜萬物之所資以爲終也。人而於此，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反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伏義畫卦，文王繫辭，周公明爻，孔子作傳。其大意蓋亦出此。故周子引之以證其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大哉，歎美之辭。易，易書也。斯，此圖也。周子圖說之末。

歎美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旨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所謂微意。蓋欲待中人以上。可以語上者語之。然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辯戾

曹端

先賢之解太極圖說。固將以發明周子之微奧。用釋後生之疑惑矣。然而有人各一說者焉。有一人之說而自相齟齬者焉。且周子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之生。由乎太極之動靜。而朱子之解。極明備矣。其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尤不異焉。及觀語錄。卻謂太極不自會動靜。乘陰陽之動靜而動靜耳。遂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以喻氣之一動一靜。而理亦與之一動一靜。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化之原。理何足尙。而人何足貴哉。今使活人乘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何如耳。活理亦然。不之察者。信此則疑彼矣。信彼則疑此矣。經年累歲。無所折衷。故爲辯戾。以告夫同志君子云。

語錄

曹端

異端非聖人之道。別爲一端者。如老佛是也。吾儒之虛。虛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自身心性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何往非理之有。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道在太極之先。卻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虛空道理在。乃與人物干涉。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吾儒之寂。寂而感。如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此心方其寂然而民彝物則。燦然具備其中。感而遂通。則範圍之不出一心。酬酢之通乎萬變。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何往非心之感。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曰以空爲宗。未有天地之先。爲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爲幻。人事都爲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真空。此等烏能察乎義理。措諸事業。朱子謂門弟子曰。佛老不待深辨。只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他不消說。

周子全書卷六

進呈本太極圖說發明四

諸儒二

讀書錄論太極圖

明薛瑄

太極圖見天人合一之妙。

太極圖理一而分殊。○如一字有一理，卽是一太極。

太極者萬理之總名。○太極圖一以貫之。

太極圖只是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而理爲之主。

無極而太極。天地之性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以不雜者言之。故曰無極而太極。○是也。氣質之性，以不離者言之。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也。然無極而太極，卽陰陽中之太極。陰陽中之太極，卽無極而太極。太極雖不雜陰陽，亦不離乎陰陽。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存

焉。故曰無極而太極。以性觀之。無朕兆之可窺。而至理成具。卽無極而太極也。

統體一太極。卽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卽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卽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卽小德之川流。

無極而太極。便是元亨利貞。天命之全體。渾然而未分者。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卽天命之流行也。

四方上下。遠邇內外。在在處處。皆是理之充塞。而生物之機。未嘗息視之。雖不可見。然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陽動之時。太極在陽中。陰靜之時。太極在陰中。以至天地萬物。無所不在。此理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

太極中無一物。人能中虛。無物則太極之妙。可默識矣。

氣化言男女。而萬物在其中。形化言萬物。而男女在其中。互文也。

無極而太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太極非有離乎陰陽。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然理雖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氣也。五行雖各具一太極。而五行各有其氣。是理雖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氣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是理氣相合而無間也。男女各具一太極。而男女各有陰陽。是理又未嘗離乎氣也。萬物各具一太極。而萬物皆有陰陽。是理又未嘗離乎氣也。是則萬物男女。五行一

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初無精粗本末之間。則氣理不相離可見矣。

太極。陰陽五行四時男女萬物。渾然一理而無間隔。一以貫之。

太極雖至妙。而其實不外乎身心動靜。五常百行之間。後人論太極。卽作高遠不可究詰之理求之。去道遠矣。

康節曰。一動一靜之間。乃天下之至妙者歟。蓋指貞元間太極也。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亦卽康節所謂貞元間太極也。

太極卽是仁義中正。非四者之外。又有太極也。只於身心動靜。應事接物。至近至小處。看太極又分明。不必專論於千古之上。六合之外也。

心所具爲太極。心之動靜爲陰陽。

誠者聖人之本。誠爲太極。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爲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性爲太極。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爲太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仁義中正卽太極。以主宰言謂之帝。帝卽太極。以妙用言謂之神。神卽太極。以理言謂之天。天卽太極。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一爲太極。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爲太極。心統性情。心爲太極。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爲太極。繼之者善也。善爲太極。太極者。至大至極。至精至妙。無以加尙萬理之總名也。

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同。

卽太極無聲無臭而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已具於其中。所謂體用一原也。卽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而太極之理無所不在。所謂顯微無間也。

太極動靜循環無端。卽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揉之渣滓也。

無極立言。本欲明此理之無方所。無形象耳。後人將作虛無之無看。則失周子之意矣。

周子之太極。卽中庸之誠。

人之一呼者。太極動而陽也。一吸者。太極靜而陰也。吸爲呼之根。呼爲吸之根。卽陰陽之一動一靜而互爲其根也。以至一語一默。無不皆然。則太極陰陽之妙。又豈外於人之一身哉。

大極。性理之尊號。道爲太極。理爲太極。性爲太極。心爲太極。其實一也。

不可於中正仁義之外求太極。

太極動而生陽。且從動處說起。其實動自靜中來。觀右半陰中之陽可見。靜又自動中來。觀左半陽中之陰可見。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張子所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者。於是可見。

一物各具一太極之中。又有統體各具者存焉。如一人各具一太極也。一人之身心。又統體之太極也。

五臟百骸之理。又各具之太極也。一草一木。各具一太極也。一草一木之根幹。又統體之太極也。枝葉花果。又各具之太極也。萬物莫不皆然。

人渾身統體一太極。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五臟毛竅。各具一太極。

寒暑往來。有一定之節。萬物生育。有一定之形。人倫綱常。有一定之理。是皆太極爲之主。窮天地。亘古今。而不易者也。

太極之中。無所不有。所謂畫前之易也。

卽樹根觀之。須思未有根之先。而沖漠無朕之中。樹根之理已具。逮夫氣機一動。資始資生。而理亦隨之。樹之根。由是而生焉。

屋極、北極、爲有形之極。太極、乃無形之極也。故曰太極本無極。

太極圖。如水一源。流而爲千支萬派。卻都只是源中水也。

先儒梅根指太極。姑舉一物而言耳。如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一塵一芥。安往而不可指太極哉。

先儒月映萬川之喻。最好喻太極。蓋萬川總是一月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其統體之太極。卽各具之一本。其各具一太極。卽全體之萬殊。非有一太極也。

太極圖用功之要。只在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脩之者。脩此仁義中正也。悖之者。悖此仁義中正也。

故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者正也。義也。太極之體以立。動直者中也。仁也。太極之用以行。而聖可學矣。

臨川吳氏曰。太極無動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爲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有流行。故只得動靜言。竊謂天命卽天道也。天道非太極乎。天命既有流行。太極豈無動靜乎。朱子曰。太極本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是則動靜雖屬陰陽。而所以能動靜者。實太極爲之也。使太極無動靜。則爲枯寂無用之物。又焉能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乎。以是而觀。則太極能爲動靜也明矣。

太極圖解下朱子語錄論道器曰。如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竊謂此或記者之誤。蓋人身與語言動作皆是器也。人身語言動作之則。乃理也。若指人之語言動作爲理。則是認氣爲道。昧於形而上形而下之別矣。故疑此言或記者之誤也。

張子曰。一故神。神卽太極也。或者謂太極不會動靜。則神爲無用之物矣。豈所以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哉。

太極性也。陰陽氣也。論太極而不言陰陽。則徒知太極爲至善之性。而不知氣有昏明清濁之殊。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陰陽而不言太極。則徒知陰陽之氣。有昏明清濁之異。而不知太極爲至善之性。

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雖然太極卽在陰陽之中。陰陽不在太極之外。理氣渾然而無間。若截理氣爲二則非矣。

神無方而易無體。就太極圖亦可見。太極或在陰中。又在陽中。或在陽中。又陰在中。此神無方也。在或陰。又爲陽。或在陽。又爲陰。此易無體也。究而言之。陰陽之易無體。太極之神無方。氣與理蓋未嘗離也。太極乃未分之五性。五性乃已分之太極。天下之萬善皆自此出。

周子作太極圖。乃心得之妙。畫出造化以示人。

周子挺生南服。建圖立說。以明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傳之二程。二程以當時無可受之者。遂不以語人。至於朱子。既卽其圖以剖析其旨。又卽其說以盡發其奧。由是周子建圖立說之意大明。學者誠欲求其意。當卽朱子之解。以求周子之說。熟讀精思。潛玩默體。期以數十年之功。俟其融會貫通。超然有得於圖象之表。庶幾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天人之理。畢貫於一。而其實不外乎吾心矣。

居業錄論太極

胡居仁

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到理上。便是極了。再改移不得。太是尊大之義。極是至當。無以加也。

太極是理。形而上也。陰陽是氣。形而下也。動靜是其間事。

太極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此兩句宜細思。

理乃氣之理。氣乃理之氣。混之則無別。二之則不是。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性如水之源。感動是水之流也。如源本清。流出來便有清濁。清者是不爲沙塵所濁。濁者爲所濁也。用力之道。當滌其源。澄其流也。

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具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爲眞虛。空無物。而萬物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爲眞空無物。此理具於何處。

有是理。必有是氣。故有太極。便生兩儀。有是氣。必具是理。故兩儀既判。太極卽具於其中。故曰。一物一太極。又曰。萬物共一太極。

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蓋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謂靜坐中。有箇戒謹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靜何害。

有此理。則有此氣。氣乃理之所爲。故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本然之妙。理也。所乘之機。則此理流行而有氣矣。

只是這箇道理更有法事。聖賢隨其所指，分別出來，貫通後，萬理只一理，以其流行不息，賦與萬物者，謂之命。萬物各有稟受，而此理無不全具，謂之性。性中生意粹然，爲衆善之長，謂之仁。裁度斷制處，得其宜，乃性之義。儀章品節，天秩燦然不亂，乃性中之禮。分別是非，條理分明，乃性中之智。實有此理，元無虛假，謂之信。見於日用，各有所當行者，謂之道。通天地人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總謂之道。其所以闔闢天地，始終萬物，無窮無盡，謂之太極，無非是這道理。

凡物有兩端，自然之理也。卽太極之兩儀，以此推之，動靜陰陽，體用本末，精粗表裏，盛衰消息，死生晝夜，寒暑聚散，於此精思而有得焉。道在是矣。

一物之中，使有兩儀，陽中有陰，陽陰中亦有陰，陽如天本屬陽，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地本屬陰，又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豈不是一各含兩之義。故邵子加一倍法，是易數之本。五行雖是五，除了土作沖氣，又只成四箇，四箇又只成兩箇，陰陽。水是太陰，火是太陽，木是少陽，金是少陰，沖氣是陰陽會處，會則和矣。故土居中，天下無一物無陰陽，火雖屬陽，亦有陽火陰火，丙丁是也。水雖屬陰，亦有陽水陰水，壬癸是也。餘皆然，以動靜言之，動屬陽，靜屬陰，以始終言之，始爲陽，終爲陰，以先後言之，先爲陽，後爲陰，以方所言之，東爲陽，西爲陰，以屈伸言之，屈爲陰，伸爲陽，大小闔闢，小而呼吸，程子言無無對者，相對處，便是陰陽，只有太極無對，太極含得有動靜之理，在內中自有對也。凡事前一截屬陽，後一截

屬陰。凡物頭屬陽，尾屬陰。上屬陽，下屬陰。左屬陽，右屬陰。

孟子言性善，是指本原之理而言。程子兼清濁美惡二者皆是也。論太極本然之理，以爲生物之主，安有不善。論動靜陰陽，錯綜交連，安得不有清濁美惡之殊。知孟子之說，則知吾性之本善，當求復乎此。而堯舜可爲也。知程子之說，則知人不善者，乃氣質之偏，當變惡爲美，以致克復之功。其有功於聖門，有功於後學，非淺也。

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雖分上下，只是一事。程子所謂顯微無間也。至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言陰陽卽是道。程子所謂二之則不是也。陰陽形而下者，形而上者，是所以然。

陰陽只是一箇消長。陽消處卽是陰生，非是陽去生陰。陰消處，陽卽生，非是陰生出陽來。陰陽事物到極處便變。陽長極了便消，消便變陰。陰長極了亦消，消便變陽。亦不是陰變成陽，陽變成陰，但陰變陽卽生，陽變陰卽生。

無極而太極論

陳錫

周子明易，取夫子大傳易有太極，而加無極二字。朱子表之，以爲發先聖所未發。陸子靜乃取而闢之，以爲老氏之緒餘，愚亦疑焉。因復對大傳，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似一時俱了之意。周子

卻云太極動而生陽。是先陽也。動極而靜。是有時也。靜而生陰。是後陰也。靜極復動。是相續也。似非一時俱了之旨。又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流行處。又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分別處。不獨無極二字可疑也。愚每思之良久。而後得其意。可以告人矣。蓋二章各以圖言。故有不同。而實則太極理乎。曰。濂溪特揭一圈以示人。非無象也。又存於陰陽之中。以見其所分。卽邵子所謂一分爲二者也。未可謂卽陰陽之理而非氣。以言乎天。洪荒之世。混沌一氣。是太極也。由是而分天分地。生水生火。生木生金。生土。皆由一氣而來。太極固有象矣。謂此象不可爲太極。恐非定論。以言乎人。初結成胎。一氣混然。是太極也。由是而爲營爲衛。爲臟爲腑。爲四肢百骸。而爲人。亦由一氣而生。太極亦有象也。以言乎物。方鳥卵之結也。一氣滾成一珠。非太極乎。由是而分黃分白。生氣生血。生肚臟。生毛肉。而爲鳥。莫非一氣之運化。謂太極爲無象得乎。邵子曰。清濁渾而爲一。是謂太極。又曰。太極者。一氣也。謂之一。非無數也。乃數之始。謂之氣。非無象也。乃象之始。安可謂之無哉。此卽濂溪之所謂太極也。又曰。太極之所以判。兩儀之所以分。孰使之然哉。道之變也。此卽濂溪之所謂無極也。以邵子之言。印濂溪之圖。則謂無極太極爲無形而有理。非定論也。濂溪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則曰生。一則曰生。是二氣由一氣而生也。太極非氣而何。又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二氣生五行也。下一生字。明是指氣。則上二生字指氣明矣。其曰無極而太極一而字。便與生字文意不同。自當別看。觀濂溪

之圖與書。太極言氣。無極言理。謂太極爲理而非氣。非本意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三生字。亦是一樣說。濂溪又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兩一字亦當一樣看。曰太極本無極也。文義亦與上文不同。讀者玩之。然曰氣者。非無理也。理寓其中。不待言也。蓋無極在太極之中。而不在太極之外。故但曰而曰本。非若太極生陰陽之有序也。莊子曰。道在太極之先。一先字。便以道與太極爲二。不可與濂溪同日語矣。抑自氣化而觀。其始形一氣。分爲陰陽。顯然可見。謂太極爲無形不可也。自形化而觀。其已形一氣。連於陰陽。泯然無迹。謂太極爲無形亦可也。然則謂太極爲理而非氣者。豈有見於此歟。愚謂已形之後。陰陽寓於五行之中。蓋亦無迹。不可於五行之外。又尋陰陽。則雖謂五行爲質。而氣卽陰陽。謂陰陽爲氣而無質。謂太極爲理而非氣。皆無不可。嗚呼。此蓋一偏之說也。請合精粗表裏。縱橫言之。太極陰陽五行。各有理。各有氣。各有質。不可以偏觀也。以言乎質。五行易見。愚不暇贅。請言乎陰陽。曰天曰地。曰日曰月。曰水曰山。曰男曰女。曰雄曰雌。曰精曰血。曰父曰母。非陰陽之質乎。泛而觀之。曰面曰背。曰首曰尾。曰手曰足。曰臟曰腑。曰上曰下。曰前曰後。曰內曰外。曰左曰右。亦何莫非陰陽之質。以言太極。若木有千枝萬榦。而同出一根。根非太極之質乎。若水有千流萬派。而同出一源。源非太極之質乎。若天若地。則南極北極爲太極。非質而何。若人之身。則外以首爲太極。衆體之所攝。諸陽之所會也。內以心爲太極。血氣之所主。性情之所統也。此皆是質。質生乎氣。氣

本乎理。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質。質不外氣。氣不外理。理一本而萬殊。氣亦一本而萬殊。質亦一本而萬殊。何可以偏觀哉。謂理一而已。氣無不兩者。未定之論也。夫物之初生。一氣凝於一處。爲太極。愚之內小圈也。理固寓焉。物之已形。諸質備成一物。亦太極。愚之外太圈也。理亦存焉。嘗觀五圖。始爲萬殊之一本。終爲一本之萬殊。一固太極。萬亦太極。始固太極。終亦太極。理氣兼寓。有無同形。合萬歸一。原始反終。兩契其妙。可以觀斯圖矣。夫易以太極作一畫。圖以太極作一圈。道統之傳。厥有自哉。

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論節

歸有光

聖賢者。固非違奇眩異。苟爲制作。以駭於天下。則其始之爲象也。將謂其足以該道也。其後之爲言也。將謂其足以盡象也。象有不該之道。而言有不盡之象。則聖賢不輕以爲之名。由此言之。則天下之道。不可無聖賢之象。而天下之象。不可無聖賢之言。先天之圖。伏羲之象也。太極之圖。與說。周子之言也。天下無異道。則無異象。無異象。則無異言。奮乎千百世之上。而常符於千百世之下。奮乎千百世之下。而常符於千百世之上。是先天之與太極也。豈可以先後大小而區別之耶。然謂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者。何也。天下之道。太極而已矣。太極之動靜。陰陽而已矣。陰陽之變合。五行而已矣。五行之化生。男女善惡萬物萬事而已矣。聖人愚人君子小人之別。動靜脩達之間而已矣。而太極圖者。爲數言以括之。而未始遺也。則夫先天雖上古聖人之作。寧能有以加乎周子之書。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周旋

布列。寧有出於太極陰陽五行。男女善惡。萬事萬物。聖人君子小人之外。而曰範圍焉者。固非以不該不盡爲周子病。而獨爲夫周子之未離乎言也。未離乎言。則固不若先天籠統包括。淵涵渾淪於忘言之天也。聖賢之始爲說於天下。固謂可以盡象而該道。而明言曉告。以振斯世之聾瞶。孰知夫象之所不該者。象不能盡。而言之所不能盡者。非言之所喻也。上古之初。文字未立。易之道。渾渾淪淪。流行於天地之間。俯仰遠近。巨細高卑。往來升降。浮沉飛躍。有目者。皆得之而爲象。天下未嘗有易。而爲易者亦未始不存。迨伏羲皇旣出。始爲先天之圖。天下之道。一切寓之於方圓奇耦之間。如明鑑設而妍媸形。淵水澄而毛髮燭。然而失之者。猶不免狗象之病。自先天之易。羲皇未嘗以一言告天下。而千古聖人紛紛有作。舉莫出其範圍。以艮爲首。夏之連山也。而不能易先天之艮也。以坤爲首。商之歸藏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坤也。取八卦而更置之。周之周易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八卦也。暢皇極而衍大法。而有取夫表裏之說。觀瓊瑣以察時變。而有取夫順逆之數。以經法天。而必始於文字之祖。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而必尙夫十三卦之象。未始爲聲音也。而言律呂者推之。未始爲歷象也。而言十二辰十六會。三千六百年者推之。未始爲暑寒晝夜風雨露雷也。而言天地之變化者推之。未始爲情性形體走飛草木也。而言萬物之感應者推之。未始爲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也。而言天地之始終者推之。未始爲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也。而言聖賢之事業者推之。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則太極之立也。剛柔

相摩。八卦相盪，則動靜之機也。乾兌離震居左，而爲天卦。巽坎艮坤居右，而爲地卦。所以分陰分陽而立兩儀也。乾坤亥巳，天地之戶。陰陽所以互藏其宅也。否泰寅申，人鬼之方。天地相交，生生之所以不息也。以消長求之，而動靜見。以淑慝求之，而聖人君子小人著。先天未嘗言太極也，而太極無所不該。自羲皇而下，所以敷衍先天之說者愈詳，而卒不能自爲一說。自立一義，以出六十四卦之外。譬之子孫雖多，而皆本於祖宗之一體。故太極者，先天之子孫也。雖然，有先天，則太極可以無作，而周子豈若斯之贅也。蓋天下不知道，聖賢不得不托於象。天下不知象，聖賢不得不托於言。於是始扶天地之祕以洩之。自文王已不能無言，而易有太極。孔子亦不能自默於韋編三絕之餘矣。大饗尙玄酒，而醴酒之用也。食先黍稷，而稻粱之飯也。祭先大羹，而庶羞之飽也。嗚呼，亦其勢之所趨也。

語錄論太極

顧憲成

卓哉其元公乎！吾始以爲元公也，而今乃知其宛然一孔子也。太極圖說，推明天地萬物之原，直與河圖洛書相表裏。其言約，其旨遠。其辭文，其爲道易簡而精微，博大而親切。是故可以點化上士，可以鍛鍊中士，可以防閑下士。未嘗爲吾儒標門戶，而爲吾儒者咸相與進，而奉之爲斯文之主盟。莫得而越焉。未嘗與二氏辨異同，而爲二氏者咸相與退，而各守其宗。莫得而混焉。至矣盡矣，誠足以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矣。陽明先生開發有餘，收未不足。當士人桎梏於訓詁章句，矚而聞良知之說。

一時心目俱醒。恍若撥雲霧而見白日。豈不大快。然而此竅一鑿。混沌幾亡。往往憑虛見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業。陵夷至今。議論益懸。習尚益下。高之放誕而不經。卑之頑鈍而無恥。仁人君子。又相顧徘徊。喟然太息。以爲倡始者殆亦不能無遺慮焉。而惜之。此其所以遜元公也。

河圖洛書。是造化兩篇大文字。八卦九疇。大學中庸首篇。太極圖說。西銘。是千古來聖賢六篇大文字。有起頭。有結局。有次第。有本體。有作用。有綱領。有條目。有功夫。有效驗。纔提起。種種色色。都在面前。何等易簡而明白。又貼實理會。自天開地闢。生出無限英豪。憑他如何做。也做不能了。又何等廣大而精微。嗚呼至哉。

河圖洛書。是爲造化傳神的。八卦九疇。是爲河圖洛書傳神的。大學。是就人生以後說起的。中庸。是就人生以上說起的。西銘。是就既有天地說起的。太極圖說。是就未有天地說起的。分看來。不相依做。不相假借。不相凌越。各自開一局。合看來。實是互相闡明。互相助發。互相攝持。恰好完却天地間一箇公共的大勾當也。

孫氏奇逢曰。醒得此等題目。方好說世間各項文字。

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直是八字打開。太極圖說。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卽人心道心。又不是截然兩物也。乃孟子論性命二條。實備發其指。是故性也。有命焉。蓋就人心拈出道心。以爲舍無極沒處尋二五也。命也有性焉。蓋就道心攝入人心。以爲舍二五沒處討無極也。所謂妙合而凝。蓋如

此窮此之謂窮理。盡此之謂盡性。至此之謂至命。非深於天人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初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常有在無在之間。就裏得箇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卽喜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總一箇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

太極論

清陸隴其

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遡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理之總名也。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性。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謂之中。以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

卽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卽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卽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在。是卽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分而爲五常。發而爲五事。布而爲五倫。是卽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卽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卽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絕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脩之。言脩之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敬。以爲能敬。然後能靜。虛動。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其旨。不過欲人脩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

慎無爲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

約言論太極

魏裔介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神何物，卽太極也。

太極圖說，周子之精於體易也。西銘東銘，張子之善於言仁也。自孟子而後，言道未有若是之切至者。太極圖說，在觀陰陽之性，而主靜以立人極。東銘西銘，在謹言動之際，而踐形以肖天地。

人心只有寂感兩者，方其寂，卽陰之靜也。方其感，卽陽之動也。寂而有感之理，感而有寂之體，卽所謂陰陽互爲其根也。然則人心孰爲太極？曰：卽動靜之相續渾然處，非動靜之外復有太極也。或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可謂太極乎？曰：此人心之靜，而太極寓焉。發而皆中節，此人心之動，而太極寓焉。周子所謂全乎太極之體用者也。道爲太極，以流行言。心爲太極，以統會言。邵子嘗言之矣。蓋心爲太極，兼動靜不可端以靜時爲太極也。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非天之命乎？心體渾然而動靜相生，非人之性乎？命一太極也。性一太極也。余嘗深思此理，以爲如是。及考之席氏之說，益信。席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極之體也。感而遂通，極之用也。因已發以求未發，庶太極之妙可得。而心極庶乎可立。若周子所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立人極，則以動本於靜，養未發以全已發，而人極於是乎立。其實一也。席氏又云：太極無極，非淪於無真聖門要旨。

薛子曰：太極中無一物，外物於吾何有？余曰：太極中雖無一物，而萬物之理已備。聖人之寂然不動者，如太極中之一物不著，感而遂通者，如太極中之無物不備。

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前看出無極也。近人一語錄曰：朱陸同異，只爲有此一圖，便生許多辯論。不知朱陸之同異，亦不關此一圖也。

環溪問於余曰：天地何功？功在乾坤之後，鬼神何事？事在性命之先，應作何解？余曰：此先聖之微指。造化之奧義，未易以言語形容也。蓋天地者，乾坤之郭廓，乾坤者，天地之實理，其實一也。天地以陰陽生萬物，功莫大焉。然天地自然而成化，不有其功。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故凡言功者，已落乾坤之後矣。鬼神者，性命之樞紐，性命者，鬼神之體用也。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既成變化，豈能無事？然其事雖推衍不窮，而其理則無聲無臭，豈非性命之先乎？人能於性命之內，時常戒慎恐懼，得所謂性命之先者，是濂溪所謂太極而無極也。則能與鬼神合其用，與天地合其體，何事與功之不化乎？

天動而不靜者也，而至靜之體常在，空之不滓是也。地靜而不動者也，而能動之用常行，氣之上升是也。所謂動靜互爲其根，莫非太極之理也。

立人之道曰仁義。仁義，卽道也。老子乃謂大道廢，有仁義。又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

是其所謂道者。以渾渾漠漠爲道。而其所謂仁義。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岐道與仁義而二之。其視仁義亦淺矣。

遺書語錄論太極

湯斌

聖人之意。寄之於言。真有言不能盡意處。學者讀書。當默識以求得。若徒泥乎詞以求之。則聖人之意。亦有時而晦矣。如太極圖。周子欲顯其象以示人。勢不得不畫幾箇圈子。若論其理。則太極之中。即有陰陽五行。如何可分。周子當日豈見不及此。只是落到言語上。自須如此說。畫到圖樣上。自須如此畫。此際總在學者默識而心通之爾。

遵旨講太極圖說進呈

張伯行

太極圖前五節。言天地之太極。溯太極之由來。後五節。言人身之太極。要人盡人以合天。前兼人物說。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就說到人身上來了。又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是舉聖人以立太極之準。見得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又說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見得人能盡得太極之理。便可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又說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正是勉學者實在用功處。此是太極的大意。至說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陽主動而陰主靜。故陽曰變而陰曰合。其相生之序。則木能生火。火能生土。土能生金。金能生水。

水又生木。論五氣。則春爲木之氣。夏爲火之氣。秋爲金之氣。冬爲水之氣。而土又寄旺於四時。論順布。得木之氣而爲春。木能生火。故得火之氣而爲夏。火能生土。土居中宮。而寄旺於四時。土能生金。故得金之氣而爲秋。金能生水。故得水之氣而爲冬。此五行順布。四時之所以行也。孔子曰。易有太極。是太極之理。卽易之理也。人能全得太極之理。卽全得易之理。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甲乙爲木。而甲爲陽。乙爲陰。丙丁爲火。而丙爲陽。丁爲陰。戊己爲土。而戊爲陽。己爲陰。庚辛爲金。而庚爲陽。辛爲陰。壬癸爲水。而壬爲陽。癸爲陰。此五行之配陰陽也。乾爲天。此純陽之卦也。坤爲地。此純陰之卦也。艮爲山。此少陽而生一陰之卦也。離爲火。此少陰而生一陽之卦也。坎爲水。此少陽而生一陽之卦也。艮爲山。此少陰而生一陽之卦也。震爲雷。此少陰而生一陰之卦也。兌爲澤。此太陽而生一陰之卦也。此八卦之分配陰陽也。總之前五節。言天地之太極。欲人知太極之源頭。後五節。言人身之太極。欲人體太極之實理。人能知天地之太極。始能知人生之太極。人能脩身盡性。以全人身之太極。始能合天地之太極。天自有春夏秋冬。人自有仁義禮智。然則人欲希聖希賢。以盡人而合天。舍太極其奚以哉。

太極圖說講義

張伯行

此周子因易有太極之辭。默契道體之本原。立象盡意。而復著說以明其蘊也。無極止言其無形。太極者。大而無以復加之至理也。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沖漠無朕之中。萬象萬化。森然已具。蓋本無形。

迹可求。而實爲無以復加之至理。此其所以謂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太極者理也。有理卽有氣。有氣而機見矣。機一動卽爲陽。是太極之動也。而已生陽矣。動無終動之理。故動極而靜。機一靜卽爲陰。是太極之靜也。而已生陰矣。靜亦無終靜之理。故靜極復動。夫動極而靜。是動不一於動。卽爲靜之根也。靜極復動。是靜不一於靜。卽爲動之根也。一動一靜。交相爲根。循環無端。迭爲終始。然其中陰有陰之界。則分爲陰。陽有陽之界。則分爲陽。而陰儀陽儀。兩者相對待而立焉。陰陽旣分。兩儀旣立。其中遂不能不相交。而生成之用著矣。陽趨乎陰。則主於施而爲變。陰迎乎陽。則主於受而爲合。於是陽一變而生水。而陰以六合成之。陰二合生火。而陽以七變成之。陽三變生木。而陰以八合成之。陰四合生金。而陽以九變成之。陽五變生土。而陰以十合成之。是生水。火。木。金。土。而生成自然之序可見。且五行之實在於地。而氣運於天。其運也。又各自相生。而木。火。土。金。水。之五氣。遂順布於天地間。而木氣行於春。火氣行於夏。金氣行於秋。水氣行於冬。土氣寄行於四季。則四時行焉。而順布亦有自然之序也。五行旣有生成順布之妙。可見造化發育之具。錯綜變化。無有紀極。然推本言之。則五行雖清濁異質。而質不外陰陽。先後異時。而時不外陰陽。彼此異位。而位不外陰陽。推之而無不皆然。是五行一陰陽也。若陰陽之散見。雖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實乃太極之動靜。是陰陽一太極也。至於太極之所以然。則惟存其理。初無聲臭之可聞。形象之可見。是太極本無極也。五行固同出於太極矣。而其生也。有成質。

則理隨氣質而具。遂各專於一以成其性。如木以曲直爲性。火以炎上爲性。金以從革爲性。水以潤下爲性。土以稼穡爲性。是五行各具一太極。而性之無物不有。可知也。五行雖各一性。而其本實出於無極。原是實有之理。所謂真也。至於二氣五行。載理以出。其中無非粹然之氣。所謂精也。眞實之理。精醇之氣。妙於會合。而凝聚成形。則見其陽之健者。乾道也。實成爲男。而父道以立。陰之順者。坤道也。實成爲女。而母道以立。於是理宰乎氣。而二氣錯綜變化。以生萬物。是人物之以氣化而生者。原得理氣眞精之妙。而萬物同出於太極也。既氣化成形。而萬物遂各以形氣交感。生生不已。而陽變陰化。靡有窮盡。是人物之以形化而生者。又各得理氣眞精之妙。而萬物各有一太極也。夫合言之。而萬物統體一太極。分言之。而萬物各具一太極。則物之不能離性。而性之隨在各足。不又大彰明較著哉。此承上文言人爲萬物之靈。但衆人因物有遷。而聖人之教。不得不立也。蓋萬物雖同具太極。同有其性。而人則得天地之秀。而心獨靈於凡物。夫陰之聚而成形者。既生而有其質矣。陽之運而爲神者。又發而有其知矣。於是仁義禮智之五性。感物而動。或得義理之正。進乎陽明而爲善。或任血氣之偏。入於陰暗而爲惡。善惡從此分。而遇事接物。萬變不同。萬事從此出矣。不有以定之。將欲動情勝。其不同於禽獸者幾希。幸有聖人出。氣質清明。尤爲秀中之秀。乃念人同此理。於是脩道爲教。而定之以大中之禮。至此之智。不忍之仁。合宜之義。凡此皆全體太極。無分動靜。其動處必如乎靜。然後爲陰陽合德。性量無虧。

故一主乎靜。而人極因以立焉。聖人則以動而定。靜亦定者。立人極以一天下之動。其成已成物之之功。抑何大耶。承上言聖人全體太極。表裏精粗。渾然天理。無往而不合也。故覆載者。天地之德。而聖人道德。與之合其廣大。光華者。日月之明。而聖人之容知。與之合其照臨。四時之代嬗。昭其序也。聖人合之。而變通皆出於自然。鬼神之禍福。見其吉凶也。聖人合之。而彰瘡悉歸於至當。夫是以成位其中。而陰陽動靜之理。直上下而同流矣。此言太極之理。非獨聖人宜全。乃人品所以分。吉凶所由係。兼三才者。惟此。徹死者亦惟此也。夫聖人主靜立極。固不勉。全體太極。而動靜循環。皆從容而中乎中正仁義之道矣。未能如此。則必脩之。脩之豈徒然乎。敬以持之。而作德日休。君子所以吉也。不知有此。則相與悖之。悖之殊可悲耳。肆欲妄行。而作僞日拙。小人所以凶也。君子小人之分。止在敬肆。人可不勉持敬。使靜虛動直。以庶幾聖人之學乎。聖人所以能兼三才之道。通死生之說者。止是實體太極道理耳。故易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者。太極之成象者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柔剛者。太極之成質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太極之成德者也。隨處著見爲三才。則皆一太極也。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推原本始。乃神之伸。然亦祇陽耳。剛耳。仁耳。太極之動爲之也。反觀厥終。乃鬼之歸。然猶是陰耳。柔耳。義耳。太極之靜爲之也。人能兼通乎此。則三才既備。而參贊在我。死生順受。而造化無違。吉凶又不足言矣。結言此圖乃所以明易之故也。蓋廣大悉備。易之書也。而此圖乃易中之

至精至微。難以言盡。而無以復加者也。既圖其象。復著其說。其示人之意。益深切矣。

周子全書卷七

進呈本通書一

朱子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越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旣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旣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

一其庶幾焉。原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十四字。又註此序晦菴先生最後集解通書而作也。先生始集通書。莫考其年。據先生序云。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然猶有未盡云。乃於乾道己丑。覆較舊編。爲建安本。至淳熙己亥。凡十一年。復加更定爲南康本。又八年。丁未重爲注釋。而是編始定。今本一以此爲正。而是序特列於首。諸序跋次見於後。

誠上第一此篇論太極爲實理。本於天而賦於人。乃性命之大原也。

誠者聖人之本。

【朱註】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然氣稟拘之。物欲蔽之。習俗誘之。而不能全此者衆。習聖人

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本謂本領之本。不待作爲而然。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卽所謂太極也。內

註。係曹氏端述解。下倣此。

【集說】竇氏克勤曰。章首喝一誠字。以明無極而太極之宗旨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朱註】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卽圖之陽動也。太極之用。所以行。

【集說】竇氏克勤曰。太極動而生陽。乾元所以資始也。始。貫乎終。則動極而靜矣。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朱註】此上二句。亦易文。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

所賦之正。如云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如爲之飛。魚之躍。火之上。即屬之陰靜也。

體所
以立。

〔集說〕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爲人也是這箇誠。爲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是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資氏克勤曰。靜而生陰。性命所以各正也。貞下起元。則靜極而動矣。

純粹至善者也。

〔朱註〕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集說〕資氏克勤曰。天地間總是實理運行。無一毫不善之雜。故曰純粹至善者也。即無往而非太極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朱註〕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指理而言。其下復即乾之四德。以明繼善成性之說。

〔集說〕問誠止篇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是證上文否。朱子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又證誠斯立焉一節。○陳氏淳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止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間說之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卽道之方行者也。至成此者爲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卽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而非有二本也。○竇氏克勤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故一陰一陽。兩相因也。所以陰陽者。太極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故在人有繼善成性之名。其實總一太極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朱註〕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蓋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

【集說】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註却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朱子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濂溪與伊川說復字不同，濂溪就歸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處說復字。伊川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指地頭不同，道理只一般。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朱註】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乃天地自然之易，而爲性命所出之源也。作易聖人，得之於仰觀俯察之間，則卦爻之立，由是而已。故得孔子作傳而發揮之，則性命之微，幾易以交易爲體，而往此來彼焉，以變易爲用，而時動時靜焉。及周文王象卦，周公明爻而命曰周易，復彰矣。周子之書本之，其旨深哉。

【集說】齊氏克勤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故有元亨利貞之名。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故元亨利貞皆誠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故元也亨也，誠之通也，利也貞也，誠之復也，而天地間之氣化形化，生生無窮者，不出乎此矣。此理之微妙，莫備於易，故易爲性命之源也。讀此書者，必先將太極圖說熟讀玩味，俟融會貫通，方知與太極圖相表裏，非可漫然讀也。此章言誠之在天者，以明太極之本體。○孫氏奇逢曰：誠卽所謂太極也，自純粹至善，由造化源頭處有是善，故其性自善。孟子之說本此。理學宗傳原本，此條係總說，今附末節集說後，餘做此。

朱子書答語類附見

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大雅

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說。這道理自一而二。二而五。如誠無爲。幾善惡。德以下。便配著太極陰陽五行。須是子細看。

直卿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說得較闊。方

問誠者聖人之本。曰。此言本領之本。聖人所以聖者。誠而已。錄

或人問呂氏謂誠者理之實然。曰。誠之爲言實也。呂氏此說。卽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也。如周子所謂聖誠而已矣。卽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溫公所謂誠卽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

問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曰。通書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無不同。吳伯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金去

變問誠上篇舉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曰。繼成二字。皆節那氣底意思說。性善二字。皆只說理。但繼之者善。方是天地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段了。植

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如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萬人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是太極。程子說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問純粹至善者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曰。是繳上三句。却與繼之者善不同。繼之者善屬陽。成之者性屬陰。問陽實陰虛。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是在人物。疑人物是實。曰。陽實陰虛。又不可執。只是陽便實。陰便虛。各隨地步上說。如楊子說。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今周子却以仁爲陽。義爲陰。要知二者說得都是。且如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才麗於形質。爲人物。爲金木水火土。便轉動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謂如人之初生。屬陽。只管有長。及至長成。便只有衰。此氣逐旋衰減。至於衰盡。則死矣。周子所謂原始反終。只於衰盡處。可見反終之理。又曰。嘗見張乖崖云。未押字時屬陽。已押字屬陰。此語疑有得於希夷。未可知。營

問陽動是元亨。陰靜是利貞。但五行在陰陽之下。人物又在五行之下。如何說繼善成性。曰。陰陽流於五行之中而出。五行無非陰陽。可學

問陰陽氣也。何以謂形而下者。曰。旣曰氣。便是有箇物事。此謂形而下者。又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何以分繼善成性爲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指理。又曰。理受於太極。氣受於二

氣五行植

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時復將來子細研究。如通書只是反覆說這一箇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馮道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爲亨爲利爲貞。則亦元之爲耳。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山之說也。以用言。則元爲主。以體言。則貞爲主。答方伯謨書

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時是已散之氣復爲生氣也。舉

先生出示答張元德書。問通復二字。先生謂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時舉因問明道謂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是如何。曰。明道此言。却只是就人上說耳。時

直卿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藏。先生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此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流行到這裏來。這裏住著。却又復從這裏做起。又曰。如母子相

似未生之時，母無氣不能生其子。既生之後，子自是子，母自是母。又曰：如樹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利貞處，尙是運下面氣去蔭他。及他到利貞處，自不用養。又問：自一念之萌，以至於事之得其所，是一事之元亨利貞。先生應之曰：他又自這裏做起。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是恁他。又記曰：氣行到這裏住著，便立在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甘節

誠者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言陰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言氣化純粹至善者，通繳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者聖人之本。繼之者善也。解大哉乾元以下成之者性也。解乾道變化以下元亨誠之通。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大哉易也。性命之源。又通繳上文。萬人傑

誠下第二。此篇論聖人全此實理。而爲五常百行之本也。

聖誠而已矣。

〔朱註〕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卽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時靜而太極之體立，時動而太極之用行。則聖人一太極焉。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朱註〕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信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是則五常百行之本之源。一誠而已。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朱註】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

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朱子又曰：某近看中庸鬼神一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然人卻

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真有一物在上左右，此理亦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秉彝之性，才在主著這裏，便自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遁之而不可得，只爲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朱註】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是誠聖賢
• 慎在存誠 •

故誠則無事矣。

【朱註】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事與事斯語之事同，謂用功也。

【集說】竇氏克勤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者，惟其誠而已。

故誠爲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若不誠，則無物矣。聖人惟誠，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也。蓋全體太極也。

至易而行難。

【朱註】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朱註】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僞不能奪之矣。朱子又因論良心與私欲交戰，須立定根脚，戰退他，因舉濂溪說果

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

【集說】朱子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程子所謂克己最難也。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朱註】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

如此。孟子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固本於孔子所謂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而周子此書上章，即孔孟上句之意，而下章，則下句之意也。謂周子上接孔孟之傳，良有以夫。

【集說】竇氏克勤曰：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己私害之能全此誠者為難也。用剛健之力，克去己私，則無難矣。故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蓋用力以求全此太極也。此章言聖人備誠，學者求誠之事，以明全太極之功用。○桑氏日昇曰：上下兩章，相因互見。誠者，聖人之本，是指作聖之本，出以示人，聖誠而已矣。是說人能至誠，便可作聖。○孫氏奇逢曰：此言太極之在人性之之聖，身之之聖，總是一誠，非誠則邪矣。故貴閑邪以存誠。

朱子語類附見

問誠是五常之本。曰誠是通體地盤。方子

誠下一章言太極之在人者。人傑

問誠五常之本。同此實理。於其中又分此五者之用。曰然。學

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只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卽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

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錄

誠幾德第三。此篇以誠幾德。明入道之序。而爲聖賢神所共出之途也。

誠無爲。

〔朱註〕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卽太極也。

幾善惡。

〔朱註〕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集說〕朱子曰。誠實理也。無爲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爲也。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爲而善惡形矣。誠無爲。則善而已。動而有爲。則有善有惡。周子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

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事爲親切功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朱註】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德則有體焉有用焉何謂體仁義禮智信是也何謂用愛宜理通守是也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卽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朱註】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朱註】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者也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朱註】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遍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此三句就人所到落句之理而所到有淺深也性焉安焉之謂聖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不測

【集說】朱子曰神卽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黃氏榦曰誠幾

德此一段只把體用二箇字來讀他便見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用。在誠爲仁則在幾爲愛。在誠爲義則在幾爲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體。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用。○桑氏曰昇曰作聖之功首在立誠。其次知幾。然後可與進德。蓋誠不立則幾必不能知。幾不知則德何由而進。此相因之理也。○孫氏奇逢曰周子幾圖善出於正惡出於偏。胡則善惡並出。所以是周非胡。已有定論。○寶氏克勤曰誠爲太極。幾寓陰陽。德配五行。自然而全者爲聖。勉然而全者爲賢。故聖人全體太極而神妙莫測。學者必誠以立體。而慎獨以求全。此德則亦不失此太極矣。此章承上章而結言之。

朱子語類附見

曾問誠無爲幾善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爲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曰愛曰宜曰理曰通曰守者德之用。卓

濂溪言誠無爲幾善惡才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其初有毫忽之微至於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脩身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己不得如田

草火牛，自止不住。密

道夫言誠者自然之實理，無俟營爲及幾之所動，則善惡著矣。善之所誠，則爲五常之德，聖人不假脩爲，安而全之。賢者則有克復之功，要之聖賢雖有等降，然及其成功，則一而已。故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曰固是如此，但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怎生理會，所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視，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

問誠無爲，幾善惡一段，看此與太極圖相表裏。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這道理。又舉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章，及心一也一章，程子承周子一派，都是太極中發明。曰然。問此都是說這道理是如此。工夫當養於未發。曰未發有工夫，既發亦用工夫。既發若不照管，也不得，也會錯了。但未發已發，其工夫有箇先後，有箇輕重。賀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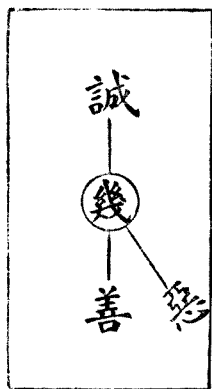
誠無爲，只是常存得這箇實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賀孫

或舉季通語通書誠無爲，幾善惡，與太極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二說似乎相背。既曰無爲矣，如何又却有善惡之幾。恐是周子失照管處。如何。曰當寂然不動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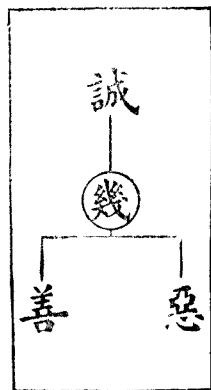
便是誠無爲有感而動。卽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得天理人欲。方是。
祖道

趙致道問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右。

圖二



此明周子之意



此證胡氏之失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榦。自榦而未上下相達者。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旁榮側秀。若寄生龐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出。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先

生曰此說得之。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像字。余大雅

人傑問季通說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一段。周子亦有照管不到處。既曰誠無爲。則其下未可便著善惡字。如何。曰。正淳如何看。人傑曰。若既誠而無爲。則恐未有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性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才有照顧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

或以善惡爲男女之分。或以爲陰陽之事。凡此兩件相對說者。無非陰陽之理。分陰陽而言之。或說善惡。或說男女。看他如何使。故善惡可以言陰陽。亦可以言男女。讓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德者。人之得於身者也。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理謂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性情而言也。或

蒙端

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孫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失。此是聖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大率周子之

言稱等得輕重。極是合宜。因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詭情。
溫公涑水記聞載陸詭事。是箇篤實長厚底人。錄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充也周遍而不可窮。發字充字就人看。
如性焉安焉。執焉復焉。皆是人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之事。非聖外又有一
箇神。別是箇地位也。端蒙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神卽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也。發。動也。
微。幽也。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充。廣也。周。遍也。言其不行而至。蓋
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也。此三句就人所到地位而言。卽盡夫上三句之理。而所到
有淺深也。端蒙

問通書言神者五。三章。四章。九章。十一章。十六章。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

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
人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神應故妙。淳

通書中所謂誠無爲者。太極也。幾善惡者。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圖上說出。其餘如
靜虛動直。禮先樂後。淡且和。果而確之類。亦是圖中陰陽動靜之意也。答黃直卿論太極書注云云

周子全書卷八

進呈本通書二

聖第四

此篇言誠幾神之妙用。惟性焉安焉之聖者能之。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朱註】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

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且太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又說箇幾。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項，似有而未有的時。在人識之耳。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朱註】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朱註】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集說】蔡氏淵曰：誠者，寂也。靜也。而具動靜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動靜之用。蓋誠爲神本，神爲誠用。本不動而用動，故誠則靜意多，神則動意多。要其實則各兼動靜陰陽也。幾，誠發而爲神之始也。在

靜無而動有之間。雖動而微，亦未可見實爲神之端也。○桑氏曰：昇曰：周子說到此處，其作聖之心，不容自己。有長言之不足，詠歎咨嗟之妙。○孫氏奇逢曰：誠神幾，盡乎性焉。安焉之聖人矣。又曰：至誠如神，知幾其神。蓋誠與幾可爲，而神不可爲也。○寶氏克勤曰：承上章誠幾德而歸於神者，言之以太極之全體，屬之聖人也。

朱子語類附見

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須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上，更有寂然不

動。蒙

幾善惡。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言聖人毫釐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

微動處，卽是幾。幾在誠神之間。蒙

林問：入德莫若以幾。此最要否？曰：然。問：通書說幾如何？是動靜體用之間。曰：似有而未有的時，在人識

之爾。寓

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

也。幾却只在起頭一些子。祖

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動而未分者，便是。直卿云：通書言主靜。密幾、謹獨、二者語與與孟子子夜氣日晝所爲相似。方子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却是自明而誠。曰。便是看得文字粗疎。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卽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也。人傑因曰。凡看文字。緣理會未透。所以有差。若長得一路。便又看得分明。曰。便是說倒了。人傑

安卿問誠神幾。學者當從何入。曰。隨處做工夫。淳錄云。本在誠。著力在幾。誠是存主處。發用處是神。幾是決擇處。

淳錄云。在二者之間。然緊處在幾。或淳同。

慎動第五。此篇言動得其正。則用得其和。非是和。則辱則害。此所貴於審幾也。

動而正曰道。

【朱註】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朱註】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朱註】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朱註】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不正而動。如同流合污。則身之辱也。又甚焉。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祀。以其動之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而效若是焉。

故君子慎動。

【朱註】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故君子必謹其所動。

【集說】蔡氏淵曰。道。即太極流行之道。德。即五性之德。動而正。即前所謂幾也。用而和。即後所謂中節也。○桑氏日昇曰。周子此章。大約與無妄之家。相表裏。○孫氏奇逢曰。動而正。即所謂幾也。慎動。正是知幾。○寶氏克勤曰。承上章所謂德。而以幾之善惡。不可不慎者言之。以求太極之近功。望之君子也。幾者。動之微。慎動。即慎獨也。

朱子語類附見

通書云。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先生曰。正是理。雖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慎動。直卿云。太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通書又說箇幾。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項。葉賀孫

道第六。此篇言道在仁義中正。能守能行。能廓。在則道全而德備矣。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朱註】中卽禮。正卽智。圖解備矣。

聖人、卽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道、則得於天而全於己。而同於人者也。仁義禮智之道、乃其性分之所固有。日用之所常行。固

守之貴。

非淺陋固執之可論。亦非虛無寂滅之可擬。而已矣者、無他之辭也。

【朱註】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朱註】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朱註】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廓、充也。配、合也。人而充其仁義禮智之道。則與天地合其德。非有待於外也。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朱註】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易者、不雜之謂。簡者、不煩之謂。

不守不行不廓耳。

【朱註】言爲之則是。而歎學者自失其幾也。

【集說】孫氏奇逢曰。守之行之廓之。正見知幾慎動。○竇氏克勤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立人極者也。學者欲全此太極。惟在守之行之廓之耳。豈難幾哉。此章總上數章之意。而結言之。

師第七

此篇言氣質有偏。則失其中。是以有貴於修道之教也。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朱註】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太極之數。自一而二。剛柔也。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也。遂加其一。中也。以爲五行。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剛惡柔

惡。却於剛柔二善之中。擇其中而主焉。

【集說】吳氏敬菴曰。欲使天下皆善。在於師以教之而已。蓋天之理無不善。而人所稟氣質之性有不齊。於是剛柔既分。而善惡又異。有兼得剛柔之善。而無過不及者。爲中。此其氣質清明純粹。而有以全其天理者。爲至矣。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朱註】剛柔因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集說】竇氏克勤曰。剛柔各有善惡。其善者。本太極而生也。其惡者。乘陰陽五行之氣。不得不有是耳。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朱註】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周子五性之中只箇中。最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這便是伏義以察列聖所共行之事。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聖人之事。豈出性分之外哉。

【集說】問註中引允厥執中。朱子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陳氏淳曰。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說。已發是就事上說。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卽所謂和也。所以周子亦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朱註】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張子云。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皆此意也。

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朱註】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故心上先覺悟之人。而反覺悟那後覺悟之人。心上昏闇之人。而又求那心上通明之人。一以傳道爲心。一以求

道爲心。則師道立焉。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朱註】此所以爲天下善也。善人既多。則朝廷之上。人皆正人。事皆正事。而普天之下。一歸於治而已。此師道所以爲天下善也。 此章所言剛柔。卽易之

兩儀各加善惡。卽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水火金木。而卽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集說】孫氏奇逢曰。剛柔善惡。盡乎氣質之性矣。然有中在焉。所謂性之善也。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則作師者之事也。孔孟善被萬世。寧直天下。○竇氏克勤曰。師爲天下善。蓋人之生也。各得陰陽五行之氣。故剛柔不能無善惡之殊。其惡者。固賴乎師以教之。其善而未必得乎中者。亦必有師以教之。而後能至於中。惟聖人全體太極。陰陽五行之氣。其備於身者。有純而無雜。故剛柔皆善。而中人苟效聖人先覺之所爲。則能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世多善人。福及蒼生矣。信乎師爲天下善。而聖人爲百世師也。

朱子語類附見

問通書中四象。剛柔善惡。皆是陰陽。曰。然。可學

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兩件剛惡柔惡。却又剛柔二善中。

擇中而主。他作焉。去立。爲。

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蓋纔說性時。便是兼氣稟而言矣。性須是有箇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天道。下性字不得。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命。

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上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耳。若纔說性時。則便是夾氣稟而言。所以說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只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沈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程子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註。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義也。傑人

周子云。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也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林夔孫

潘君者。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此書謂中爲有物。而必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修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通書中但云中者和也。中節也。

又云中焉止矣。周子之意。尤爲明白。答何叔京書。

幸第八 此篇言衆人多失於動。貴有知恥之心而後可教也。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朱註】不聞過人不告也。

且人受天地中以生。無有不善。故皆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以贊化育焉。則孰不可立於無過之地乎。然而不能無過者。或氣稟之偏。或私欲之誘。或習俗之染。得人

告之而聞焉。則將變化消釋。以復其初。幸何如哉。不然。則過不改。行同飛走。不足爲萬物之靈矣。其不幸而何。無恥。我不仁也。且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受以生。而爲參天地贊化育之本體焉。人而不仁。則生理息矣。人道滅矣。而不以爲恥。則尤不足爲萬物之靈也。非大不幸而何。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朱註】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爲尤大也。

【集說】孫氏奇逢曰。無恥之人。却多諱過。所以爲大不幸。故曰恥之於人大矣哉。○竇氏克勤曰。此爲喪失太極而不知求者發。故以大不幸無恥激厲之。恥心動。則可望其改過而遷善矣。

朱子語類附見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恥是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恥方能過而改。故恥爲重。個

思第九 此篇言未能如聖人無思之誠。貴能思以審其幾也。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朱註】睿、通也。思、心之官也。睿、通也。人而能思則通矣。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

【朱註】無思、誠也。誠者聖人之本。思、通、神也。神者聖人之用。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事之幾。感於外者不一。心之誠。應於中者惟一。不待有所思而無所

不通。是聖人。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朱註】通微、睿也。不思索。則不能通乎幾微。無不通、聖也。不通微。則不能造乎聖人。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

【朱註】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

思得。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朱註】睿也。幾者、吉凶之先見者也。作、滄行也。謂避禍也。不待終日、去之速也。言明哲之君子、見幾明而避禍速也。即可以速則速之時耳。周子引此以證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朱註】聖也。知幾比之見幾。則又神妙不測。非他人所可知耳。引之以證聖也。

【集說】桑氏曰：前言不聞過無恥，此輩之病。皆由不慎思。若知道慎思，却便恐過不聞，恥不有。

人不要把聖人看做不可及的。聖人亦須從下學做起。只是由思造到無思而無不通。便是。○孫氏奇逢曰：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通微知幾則作聖之功也。○竇氏克勤曰：卽第四章所謂誠神幾而歸之於思也。蓋能思則不疎忽不遺漏。隨事精察乎太極而實體之作聖之功。於是乎在。故思爲聖功之本。思無邪則吉。否則凶。

朱子語類附見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容時舉云。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才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才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索耳。時舉

舉通書言通微無不通。舉李先生曰：齊宣王說好色。孟子便如此說。說好貨。便如此說。說好勇。便如此說。皆有箇道理。便說將去。此是盡心道理。當時不曉。今乃知是無不通底道理。子方

志學第十 此篇言爲學當立志。志大則百物皆通。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朱註】希，望也。字本作晞。大而比之之謂聖。人不敢自以爲足。而望同於天。則法天而行。書曰：明王奉若天。才德出衆之賢人。不敢自以爲勝。而望同於聖人。則又法聖人而行焉。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又曰：法先王而過者未之有也。士、學者之稱也。學者見賢而思齊也。

【集說】竇氏克勤曰：總欲完全此太極也。但分量有大小不同耳。非論優劣也。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朱註】說見書及論語。二帝乃五帝之盛帝。百聖之至聖。爲人倫之主。爲君道之極焉。故伊尹欲其君爲堯舜而我寒之。一民失所。曰時予之辜。伊尹以一夫不得其所而媿恥之甚者。以己不能左右厥辟宅帥。其心亦堯舜之心也。遷、移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貳、復也。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三月不違仁。則無私欲而有其德也。皆賢人之事也。

【集說】竇氏克勤曰：伊尹樂堯舜之道。而欲以之及乎君民。顏子不得行堯舜之道。而已有以純乎一己。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朱註】此言士希賢也。伊尹之志。政君澤民。是公天下之心。士希賢而志伊尹之所志。則亦不志於私矣。顏子之學。克己復禮。傳聖人之道。士希賢而學顏子之所學。則又豈自小之學哉。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朱註】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

【集說】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按胡氏諸本俱未著。名宜係五峯氏宏。○或問伊尹之志。顏子之學。固如此矣。而却不知伊尹之學。顏子

之志。如何。曹氏端曰。伊尹之志。固是在於行道。然道非學無以明。不明何以行耶。大抵古人之學。本欲行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大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其自言曰。予天民之先覺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此便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若雖志於行道。而自家所學。原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乎。若夫顏子之學。固欲明道。然而又未嘗不欲其道之行也。觀其問爲邦。而夫子告以四代之禮樂。及放鄭聲。遠佞人。其言志。一則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二則曰。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鬪之患。而勇辨者無所施用焉。然則顏子之志。又豈非堯舜君民而公天下之心哉。○孫氏奇逢曰。伊尹自負爲天民之先覺。志從學來。顏子究心四代之禮樂。學以志裕。○竇氏克勤曰。志伊尹之所志。舉我所得於天之理。公之於世。而非獨善之守。學顏子之所學。舉我所得於天之理。盡之於己。而爲無私之詣。不及亦不失於令名。非欲止於此而已。正所以動其志學。使必完全太極而後已也。

朱子語類附見

竇問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否。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一不理會。但方處畎畝

之時不敢言必於用耳。及三聘幡然，便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因說耿守向會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非專爲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顏子有之。用之則抱持而往，不用則卷而懷之。曰：某不敢如此說。若如此說，卽是孔顏胸次，全無些灑落底氣象。只是學得許多骨董，將去治天下。又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只是出作入息，饑食渴飲而已。卽是伊尹在莘郊時，全無些能解。及至伐夏救民，遂旋叫喚起來。皆說一邊事。今世又有一般人，只道飽食暖衣無外慕，便如此涵養去。亦不是。須是一一理會去。德明
耿名乘

竇又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今人仕宦只爲祿，伊尹却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也。又云：雖志於行道，若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亦必自修身始。修身齊家，然後達諸天下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爲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物，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會得自卷而懷之，却是私。諱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吃飯，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百姓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爲念。又那裏教你恁他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便是怕人倒向一邊去。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

下爲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己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旣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個

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絕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曰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個

順化第十一 此篇言天以陰陽生成萬物。聖人以仁義育正萬民。與天一也。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朱註】陰陽以氣言。天以陽氣生萬物。觀春夏之生長可見矣。仁義以道言。天之生物之道。便是仁。天之成物之道。便是義。蓋陰陽無二氣。

仁義無二道。道氣無二幾。只是一箇消長而已耳。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朱註】所謂定之以仁義。故聖人在君師之位。而參天地以贊化育。以仁育萬物。則以所得天地生物之心。而曰仁者。養萬物。而使之無不遂其生。以義正萬民。以所得天地成物之心。而曰義者。

正萬民。而使之無不得其正。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朱註】天地聖人。其道一也。天道之仁義行而萬物順者。榮悴開落之不違時也。聖德之仁義脩而萬民化者。語

其迹。人莫知所以然之妙。故謂之神焉。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朱註】天下之本在君，而君正莫不正也。君之道在心，則至近也。心之術在仁義，則至簡也。

【集說】桑氏日昇曰：此聖人法天之學，以見斯道之內聖外王也。○孫氏奇逢曰：聖人法天而已矣。天之外，復何事哉？故道不遠而術不多。○竇氏克勤曰：聖人得陰陽五行之全，而能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者，故仁育萬物，義正萬民，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也。

朱子語類附見

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消的義，義便是收回的仁。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亦所謂天道人道之立歟。曰：此卽此書二氣五行之說。舒而爲陽，慘而爲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

治第十二 此篇言聖人爲治之本，以純心爲要，用賢爲急也。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朱註】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言君天下而欲兆民一於善，只在純一人之心而止矣。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朱註】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朱註】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君心純一。則賢而有德。才而有能。自輔相之。

賢才輔則天下治。

【朱註】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朱註】心不純。則不能用賢。故君以純心爲要道。不用賢。則無以宣化。故君以用賢爲要務。

【集說】孫氏奇逢曰。純心正所以法天也。○竇氏克勤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之一動一靜。卽天之陰陽也。人之言貌視聽。卽天之五行也。動靜言貌視聽。各有仁義禮智之德寓焉。卽五行一陰一陽。陰陽一太極也。純其心者。仁義禮智根於心而能全之也。心純。則脩己治人之道。統是矣。末言用賢爲急。益見純心爲要也。